



退漁堂遺稿人

疏 達辭

2333  
3止



門知  
號 2333  
卷 3-3

退漁堂遺稿卷之六目錄



疏

辭職兼請尹宣舉書院毀撤文集毀板書

因大臣囚推禁吏乞遞書

辭文學書

辭持平兼論世子不當為張氏改葬行望吳

書

再辨權世恆誣斥書

辭持平書

辭持平兼辨韓社誣辱疏

辭修撰兼辨韓祉搆誣疏

辭副修撰疏

建儲後不赴賀班待罪疏

辭校理辨誣疏

辭修撰疏

再疏

三疏

別諭後四疏

辭兼輔德疏

辭司諫疏

退漁堂遺稿卷之六目錄



退漁堂遺稿卷之六

疏

辭職兼請尹宣舉書院毀撤文集毀板書

伏以臣猥忝不敢當之任實有決難出之勢冒陳血  
懇未蒙 恩逋臣欲黽勉承 命則情勢難強更欲  
披露力辭則書單俱阻反復思惟不知所出空莫如  
略效言責旋求罷免且念臣受 恩深重空以死報  
今當得言之會默無一言而退則是臣死有餘罪雖  
不導之使言猶當言之况於前章之 批既諭以勿  
辭察職則是 邸下許臣以進言矣許之而不言臣

尤死罪然則臣雖欲不言其可得乎當今可言之事豈止一二而姑取前章所陳賢邪義利上言之未賢邪義利者是國家安危興喪之機苟或辨之不能嚴分之不能明則其害有不可勝言可不慎歟乃者天啓聖心乾斷廓然是非大明處分已定凡所以抑邪與正靡所不至至以此爲傳授之旨訣俾永勿撓誠可謂建不悖而質不惑其爲國家世道之幸孰有大於此者乎第緣羣下不善奉行異議間發尚有未盡痛快者可勝惜哉臣伏見毀院一事旣命而旋寢久爭而尚靳公議之憤鬱去而益深夫宣舉之

罪狀其院之當毀前後章續論之已詳今不必瑣瑣累列而只有一言可以斷定者大抵其院之存毀惟在於其人之爲賢與否而今宣舉則矣但曰非賢而已特一失節負累之人耳渠亦自知其罪累甚重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曲爲引罪向善之狀以托跡於諸賢諸賢旣許以改過朝家亦待以儒臣則乃反傲然自大欲自處於初無過失之地至以辭疏所稱死罪臣者諉之於不赴召命之事以爲掩覆前失之計而有不可得則乃敢以絕悖無嚴之辭僭擬其身於不敢擬之地陰與賊鑄私相唱和外爲引咎之

進德通和 卷六  
態內售援尊之心欲以箝制一世之口使不得言江  
都事且夫先賢道學非後人所敢輕議而宣舉乃以  
先正臣李珣之學比之蘇學蘇則學禪者也其意與  
癸未三奸緇髡之誣同一圈套而其子所謂眞有入  
山之失初無可死之義云者實宣舉啓之也卽此而  
論之其心之回譎悖慢盡露無餘矣夫謂人以賢而  
享以俎豆之典者其事體何如也直曰非賢尚不可  
與於享典而今宣舉以如彼罪累旣行追削則豈可  
待以儒賢而置之俎豆之列哉此等事理雖三尺之  
童猶足以知之以 邱下之明豈有所不燭而牢拒

臺議尚靳準許者何也豈以爲或近於己甚而不許  
耶夫己甚者罪輕律重之謂也今直以非賢而毀院  
尚不爲過况於有罪而已奪其爵謚者乎抑以 命  
令之數變爲近於顛倒而不許耶夫 朝家命令所  
貴得當而勿改如未得其當雖十改之不爲病况初  
旣 命毀而於其還寢時以大臣之言如此只去恩  
額爲 教則竊想 聖意特以言出於大臣而勉從  
之非以毀院爲不可於事理矣到今依前 命毀蓋  
有光於 徽德豈可憚於屢改而靳從之耶若以慰  
藉大臣而有所持難則此尤有不然者所關至重則

大臣何可顧藉設欲顧藉大臣亦當務忠大體亟為  
反汗使大臣不至見非於公議真所以為顧藉之道  
耳況其大臣始既率易陳請後不自是己見則尤無  
顧藉之可論者矣雖以為既去其 恩額輟其官享  
士子之私自尊奉非 朝家之所可知云而去額輟  
享則便是不稟擅設之鄉賢祠耳擅設之祠其人雖  
賢尚有邦禁况如宣舉者其可與於鄉賢而莫之禁  
乎且書院之設不但尊奉先賢亦為後學藏脩之所  
今以身負重累之人猥置享祀之列則使多士將何  
所矜式知節義之可貴廉恥之可尚亦豈 聖朝明

儒化正士趨之意哉或以為今雖 命毀而其徒得  
志之日必將復建不如姑存之云而記昔先正臣宋  
浚吉請毀鄭介清濫祠於斯時也介清之徒寔繁其  
有乘時復逞之意人孰不知而先正之不顧後慮建  
請必毀者只為嚴祀典闢邪淫之道決不可已故也  
是何今之人不以先正之心為心而畏宣舉有甚於  
介清耶臣竊慨然也抑臣於追削毀院之或行或否  
尤有疑焉夫爵謚與院享孰重孰輕世多有如宣舉  
之爵謚而鮮有如宣舉之院享者以此論之爵謚為  
輕院享為重今 朝家之處宣舉只行其輕者反忽

其重者是何異於不治其本而治其末耶臣謂其院終不可毀則其所收爵謚亦爲還給然後可免輕重乖空之譏耳且臣於毀板事竊有所駭歎者當初命下之後臣意謂盡毀其全板矣追後得聞則只毀其誣說所載一二板而其餘則固自如云實不料堂堂聖朝舉措之苟簡若是之甚也然此乃有司之罪豈其君上命毀之本意哉夫朝家處分務存大體不宜細瑣如其板爲不足毀則已今毀之而不毀其全板爲此迂曲苟且之舉是則反不如不毀之爲愈耳且其時朝命只曰毀板不曰只毀其一

二板則其在奉行之道但當盡毀其板而已有何區別於其間而乃敢略毀數板餘皆畱存似若一二誣說之外有不可泯沒之辭曲爲愛惜保全者然哉如此處事誠可笑而亦可羞也噫自有此事以來凡爲今日臣子者苟非宣舉之黨則孰無駭歎憤鬱之心而舉皆顧忌觀望泯泯焚焚尚無一人挺身而力請者是其故可知己蓋慮君上之或疑其已甚而厭斥之也恐或他日爲邪黨之所反噬也故凡於賢邪義利之分率皆袖手傍觀一任君上之處分而已夫人臣事國之道不計上意之向背時勢之可否惟



義所在處之必當而禍福利害一切擔閣可也矧今  
聖明臨御 萬照旁燭羣下之以正論而見斥固萬  
萬無此慮而邪類之再肆亦非所當憂者則今日人  
心時尚之如此者尤豈不可哀之甚乎然此豈特在  
下者之罪亦由於從前國是屢變人無固志故耳  
邨下其可不求其所以然而思有以揀正之乎如欲  
揀正則宜自此等事始深望 邨下將臣此書仰稟  
大朝更加深慮廣思亟依前 命撤毀其院亦 命  
盡毀其板使其黨知懼士類增氣則邪正之辨可嚴  
義利之分可明國家幸甚世道幸甚今臣所言不過

前人己發之說似若無新奇者而其所關係至為重  
大伏願 邨下幸賜省覽若以臣言為可而行之則  
邦家之幸臣與有焉退伏私室無復餘憾若其言果  
無可取則是臣見識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出 邨  
下將何所用之不如因其懇辭而許其逋免之猶為  
並幸於公私耳惟 邨下進退之臣無任憤慨激切  
祈禱顯侯之至

因大臣囚推禁吏乞逋書

伏以臣於日昨詣臺時出禁制所載道袍之禁其犯  
禁被執者以法治之矣今聞大臣以政府錄事混入

通鑑遺稿卷六  
於治罪中於本府進來公事回題大加非責至發牌  
囚推禁吏臣於是不勝慨歎繼以慚恧之至禁制條  
有曰庶人着道袍者笞五十云夫道袍者是儒士之  
服非庶人所可服也錄事雖曰衣冠之人本是中下  
之輩則此非庶人而何其所當服公則有團領私則  
有直領何敢舍此而僭服儒士之服乎如曰錄事是  
衣冠之人服道袍無妨云爾則內而如掖庭司鑰司  
謁外而如雜歧醫譯算律凡諸衣冠之類亦皆可以  
服道袍乎此等所不敢服而獨錄事服之是事理之  
所必無者也其回題所謂庶人着道袍者註曰騎馬

之類不在禁制云者此有所不然庶人騎馬者註禁  
軍亦在勿禁中則禁軍亦可以着道袍乎然則錄事  
之但許騎馬而不許着道袍也明矣且回題所謂初  
不進來仍爲治罪大失事體云者亦有所不然試以  
本府流傳之事言之都尉之犯法者不待 啓達直  
爲執治况如錄事之微賤者乎然以待大臣之意未  
嘗不先爲牒報而本無待回題治罪之規則臣未知  
此事之有失於體面也竊見近來國綱解弛人不畏  
法閭巷之間僭濫日長於斯時也雖行一切之法尚  
有難革之慮今法官出禁禁吏奉行治一犯法之人

而大臣以此推論法官囚治禁吏誠恐自今以後尊  
貴之私人雖僭侈不法有加於此者禁吏莫敢下手  
法官無以治罪其流之害有不可勝言可不懼哉然  
大臣爲國深遠之慮宜過於法官則豈其專護私人  
而不惜公法也哉特以泛聽渠輩之言未及照審亦  
由於如臣無似忝居法府不能見重取信之致耳臣  
既被大臣之推論又見禁吏之代囚其辱臺閣而羞  
搢紳大矣將何顏面冒沒仍居乎臣宜即以此引避  
而素患脇痛自再昨猝甌委頓床席昏不省事既不  
能詣臺自列一書替暴今始僅僅臣罪尤大伏乞

卹下亟遞臣所叨之職以重臺體以安私分不勝幸  
甚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文學書

伏以臣頃忝憲職毫無報效末乃以出禁事重被大  
臣之推論宜即詣臺引避而病未自力陳書替暴喉  
司空捧而反却適於其時有 召命而床箒之身不  
能祇赴罪淺逋慢罰止譴罷慚悚雖切感幸則深臣  
得以守分偃息頌祝 聖恩矣不意曾未幾何旋蒙  
恩叙繼而有春坊新 命臣於是驚惶感激無所措  
躬在臣分義固宜踖蹶趨謝之不暇而第臣難進之

通海遺稿 卷六  
端非止一二今何可以日月之稍久而不爲陳暴乎  
蓋臣於春初詣臺之日出禁制所載道袍之禁其犯  
禁被執者以法治之矣大臣以政府錄事亦入於治  
罪中其於進來公事回題大加非責仍因憲府都吏  
累日終乃猛杖數十幾至死境此實前所未有之舉  
也其回題所謂錄事衣冠之人宜服道袍云者有所  
不然禁制條有曰庶人着道袍者笞五十云夫道袍  
者是儒生士夫之服非庶人所可服也錄事雖曰衣  
冠之人自是中下之輩則此非庶人而何其所當服  
公則有團領私則有直領何敢舍此而服儒生士夫

之服乎如曰此乃衣冠之人可着道袍則內而如掖  
庭所屬外而如諸般雜類名爲衣冠之流亦皆可以  
着道袍乎此等所不敢服而獨錄事服之豈其理也  
哉且其所謂庶人着道袍者註曰騎馬之類不在禁  
制云者亦有所不然法文中如醫譯筭律禁軍之輩  
盡許騎馬若因騎馬而可着道袍則醫譯筭律禁軍  
之輩皆可以着道袍矣此輩而不禁道袍則道袍之  
禁將安所施乎以此而推之錄事之但許騎馬而不  
許着道袍也較然明甚矣假如錄事宜着道袍而法  
府有所執治是不過行法而過者其在老成忠厚之

量度有以含容寬假而今於法理之所可禁者反加譙責陵藉無復餘地此等舉措實非平日所望於大臣者也况聞國朝故事憲官有故則都吏直啓近來雖無此規若其事體之自別於他吏則可推而知尤何可非其罪而罪之不少畱難乎然此莫非如臣無似忝居法府不能見重致有大臣之過舉不但使憲吏替被囚罪至使國法亦未免見輕之歸其羞縉紳而辱朝廷莫此爲大將何面目更厠周行乎且臣於向日持平趙觀彬書槩判尹權愔書本俱有所駭惑不安者或以爲大臣之請寢毀院蓋欲使朝

家舉措無至已甚或以爲旣毀其板以彰其失則餘存板本多寡寧論欲歸臺閣公正之論於過中已甚之科吁亦異矣然其爲親之言自明之辭顧安得不然臣故不爲致辨而其不可晏然冒進之端更加一層矣卽以上番闕直召牌下降含恩畏義不得不趨詣闕下而反復忠惟終難承命茲敢陳章徑退伏乞卹下俯諒情勢之難強亟鑄臣新授之職仍治臣前後違逋之罪以安私分以嚴公法千萬幸甚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持平兼論 世子不當爲張氏改葬行望哭

書已亥

伏以臣於憲職已試蔑效加以情跡不安實難冒處  
 新命之下惶悶益深茲不得不冒進血懇伏乞  
 邸下亟賜鑄述以幸公私焉且臣竊有區區所欲仰  
 陳者身雖不進口豈終嘿臣伏見禮曹草記以為仁  
 章里破舊墳發引改葬時 邸下與 嬪宮當有三  
 度望哭之節云臣竊以為過也昔伯魚之母死期而  
 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  
 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嗚呼聖人人倫之至不法  
 聖人而誰法乎期猶不可哭而况改葬乎而况王朝

之禮與匹庶有異者乎夫禮者所以正名分別嫌疑  
 也假若 翼陵明陵或有遷改旋翼之禮也當其時  
 邸下既不能親隨 厥衛則只不過素服望哭而已  
 又何以加其禮乎然則今此望哭實非所以昭等級  
 隆殺之節者也私恩雖切禮防至嚴涕泣卻肉隱痛  
 于中天理人情之所當然而至於設儀望哭以成禮  
 節則豈非賢者過而失之者乎伏望 邸下入稟  
 大朝以禮節情毋貽後譏千萬幸甚臣無任激切祈  
 禱之至

再辨權世恆誣斥書

伏以臣近被權世恆之書斥情勢已極難安且母病甚重亦不忍離側而供職茲於日昨敢陳情懇冀蒙恩逋矣及奉下答諭以勿辭許以救護臣誠惶感之極不意昨者得見世恆書既復提前事斷斷不已至以醜辱駭然為言臣之前書只以草草數語略論世恆欲自直其言之為可駭而已有何一毫彷彿於醜辱者而今其為言乃如此此已不勝其訝惑而且聞其書本中有熏天之勢不可當軟地之言不可入等語云臣於是震悸危怖不覺心膽之隕墜也夫勢焰熏天之云即指爵位隆重黨與強盛擅弄威福

恣行無忌者耳至如臣者特一微末新進性又狷褊不能隨俗俯仰發言處事動忤於時以此同朝之間素無攀援之託又無相死之友加以仇敵溢世日夜傍伺獨立惴惴若不自保其所仰恃者惟君上在耳見今廷臣之孤危單弱殆無臣比則目之以勢其果毫分近似乎蓋世恆此言實有所愠於昨年朝家處分而發耳苟使其言而是則向來批旨中斥世恆以謬戾之教獎臣祖以忠勞之諭俱不免為視其勢之熏涼地之強軟而有所扶抑之歸也耶從前朝家所以嚴忠逆之辨明是非之分出於大

公至正之意者今乃爲一世恆所掩傷臣何足言有  
累 聖德此臣所以痛恨尤深者也仍念壬戌時輩  
之搆罪臣祖至日以宗黨威勢馴致己巳之禍臣之  
闔門鮮有免者至今思之餘悸尚存又安知今日世  
恆之意不在於欲以此等危險之說爲異時赤臣族  
之張本如壬戌時輩之於臣祖也凡爲人臣而果有  
熏天之勢則是覆載之所不容雖滅身湛宗不爲過  
也苟或無其實而受此名則固爲至冤極痛而况臣  
以禍家餘生蹤跡之畸危不比他人又况勢之一字  
是前日搆禍臣家之餘案則其怛然痛心凜然慄魄

尤當如何也在臣自處之義進而灑血暴白辨人言  
之罔極退而滅跡屏伏避機鋒之甚潛爲今之計惟  
此兩端而已臣自聞此言心神飛越忽忽忘生有不  
可以其書之未徹其言之無據而默而不辨故茲不  
得不疾聲哀籲於 銅闈之下而若臣母病尚重難  
於供職之狀今不暇一二陳列伏乞 卹下俯察臣  
至危之悃亟鑄臣所叨之職仍置臣身於仕籍之外  
使臣得以遠禍自靖全保身家實天地生成之澤也  
臣連呈此書見阻喉司方切悶感之際又得見世恆  
昨日未徹之書語意潛毒醜辱狼藉至以渠輩護逆



之論謂之公議以臣祖爲國之忠謂之怨累或曰圖  
蓋而彌彰或曰不可謂之孝子慈孫噫嘻痛矣日月  
在上 處分嚴正今日 朝廷少有紀綱渠何敢肆  
然無忌至此之極哉至於必欲箝制一世之口碑不  
得是非於其間云者欲實其前書勢熏之言而臣之  
前後陳暴不過援舉事實隨誣對辨而已顧何嘗有  
箝制之意耶使臣而苟有威勢則如社命禎世恆輩  
之言亦何從而出哉且以動引 批旨爲臣之罪向  
來 傳教與批旨昭揭日星足以建不悖而質不惑  
則世恆之斥臣以引而爲重憑藉訐訴者尤豈非無

嚴之甚乎大抵世恆之言與社命禎同一圈套則臣  
何足每事嗷嗷而臣祖之受誣於彼輩今已累矣不  
但臣心之痛迫愈往愈甚其在 朝家念功懲惡之  
典亦不可諉以是非之已明而置而不論伏乞 邸  
下將臣此書入稟 大朝後並下臣及世恆于司敗  
明加究覈如使其言一毫彷彿則向日 備忘與  
批旨一並收還仍勘臣憑藉箝制之罪苟其不然則  
世恆亦難逃誣忠陷人之律並惟 嚴賜處分昭示  
好惡焉臣無任崩迫懇禱之至  
答曰謬戾之言不足爲嫌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辭持平書

伏以臣恩重報蔑愧懼徒深又重以屢遭醜辱情理去益痛迫蹤跡去益畸危末乃橫被熏天之勢之誣危怖之極尤不容仍處京輦臣故迸出都門退伏於畿甸之間得與老母隨分偃息私心稍得自安而顧以孤負 國恩優詎明時怵惕傷悲日夕不寧况當聖患添重百僚焦遑之時臣獨偃然退處分義虧缺罪戾層積不意茲者伏奉 有旨以臣為司憲府持平仍 令斯速乘駟上來者臣誠一倍隕越靡盬容措其在不俟駕之義空即聞 命祇赴而念臣至愚

已有自畫更無趨進承當之路輒敢悉臣本末冒陳血懇以冀 邸下之垂察而許逖焉臣本前劣百不猶人夙嬰痼疾人事廢絕間嘗從事舉業倖竊末第而蓋不過取榮一時粗悅親心實未敢有進取驅策之計且自釋褐以來更見世路之益危一身之難措以此從宦之心盡折杜門之意彌固已自分沒身於草莽之中故於昨年說書之 命抵死力辭至禁推促出而後雖暫黽勉膺 命而旋又甘心違逋者誠以不欲遽變初計也及夫韓祉趙命禎輩慘誣臣祖父臣抱一尺之辨牘無以洗羣飛之污吻而我 聖

退溪遺稿 卷六  
上暨 邸下赫然處分其所以褒忠斥奸之 旨昭  
如日星曠絕古今臣雖不敢以 大聖人蕩蕩光明  
之所作為引為一家之私恩而自惟披血隕心之餘  
其為浹肥淪骨之德庸有極哉臣於是不勝感激涕  
泣以為為人臣而有 君如此受恩如此則惟當不  
計死生禍福勇往直前圖報萬一而已何敢牢守固  
拒不變初心乎臣遂改圖冒出以當屢 命雖春坊  
輔導栢府言責亦皆歷叨而不敢辭焉臣既感 恩  
出脚則雖一日從仕其必有其所報效之跡然後安於  
心而居其職者比諸臣尤異也臣實以此夙夜兢兢

竭知殫忠不敢有毫分退縮之意而其如見識寡陋  
言論齟齬立朝殆周歲了無一言一事上裨國家要  
其歸持一味浮沉貪榮苟祿而止耳臣竊惟古人事  
君之義決不當如此而亦非微臣所以感 恩出仕  
之本意臣雖無狀一心愧慙若隕淵谷往者無才已  
孤報效來頭陳力曷保稱塞與其留而終無補於  
公朝不若幸此私分粗伸之日早尋初計退處私門  
况醜辱危言復出於曾所潛噬之口層加橫生不知  
止於何境臣身全滅久已置之度外而至於緣臣而  
辱及臣祖先則在臣私情豈可不恤然自痛而在臣

通志通和卷六  
私義亦豈可不退而自靖也哉臣以是怵然驚心決  
然退出不敢爲復入之計此誠臣所不得已也其敢  
曰適進退之節得去就之義也哉抑臣雖不幸屏處  
鄉曲自貽阻絕於象魏之下若其大義之根於秉  
彙大恩之銘於心肺者豈敢以身退而有間哉其  
寤寐吾君眷係宗國之誠亦豈敢後於在廷夙  
夜之臣哉且以喬木舊裔安危休戚之義無所往而  
可逃則凡於國家之事其何忍自擬以果忘乎脫有  
不幸而有大事可言臣則言之有危難當赴臣則赴  
之幸而無此則臣當編身於漁戶農廛歌詠聖人

之恩澤以頌祝太平萬歲矣今臣狂妄通播自作廢  
棄國恩罔極而酬報無路廷候連設而承聞間  
濶慚痛前鬱一念如結常於昧昧之中瞻望雲天未  
嘗不拳拳馳情有時中夜獨卧反側不寐撫枕頻起  
長吁永歎繼以涕泗交頤噫自古人臣之退處者何  
限而豈有如臣危苦迫切之情哉亦豈有如臣孤  
恩負德之罪也哉臣既辱恩命不獲趨承區區肝  
膈之蘊不容不披露辭語繁猥尤增惶悚倘蒙  
下憐察臣情跡鑄述臣職名使臣得以守分田畝固  
臣之幸其以有罪難貸而重加誅罰以爲人臣不忠

之戒亦臣所安惟 卽下裁之臣無任徬徨戰慄血  
誠哀懇之至

辭持平兼辨韓社誣辱疏庚子

伏以臣民無祿 聖考上賓伏惟 聖孝哀慕何以  
堪處念臣無似曾被 先朝之大恩一死仰酬素所  
蓄積而不幸自屏田野優詠明時遽抱遺弓之悲莫  
展蓐蟻之誠慚恨摧痛一念如結迺於此際忽有栢  
府新 命促臣上來臣手奉 有旨益不勝感咽在  
古人追先帝報陛下之義安思奉 命盡瘁之圖而  
顧臣以屏廢之身更無可進之勢既已悉陳於去冬

辭職之章且臣先祖又被韓社之誣辱臣心痛冤益  
復罔極區區去就有不暇論茲敢瀝盡肝血先伸疾  
痛之呼惟 殿下垂察焉嗚呼臣於前後對辨社輩  
之誣者亦已多矣事實既無不明證援亦無不詳而  
今社之疏又一襲趙命禎之言則固不足每事煩複  
然而在臣情理不容但已且社以全翊戴事為臣祖  
之罪案謂臣當辨之骨子在此粧撰傳會極其巧密  
若可以眩亂擠陷者然臣何可以前書之已詳於此  
而不為之更辨乎臣祖身居將兵之任詞察之托義  
不可辭於此之時金煥以其所聞於翊戴者來告臣

祖臣祖緣何而逆知其無實耶假使無實臣祖既聞此言則其可掩置而不爲上聞乎然臣祖未嘗不疑慮慎重於其間初於翊戴來詣軍門之時使之自告又於煥上變之日令其並告而及至兩人皆不能發告則乃復議于大臣大臣之言以臣祖直啓爲當此所以有兒房之啓也蓋出於不得已豈其所樂爲哉况翊戴來見臣祖而曰既見形跡之可疑且聞其名入於凶書故恐被知情不告之律奔告軍門以爲他日免死之計如是發告之後若從他現發則當以大將證之莫道今日不曾說來云云其言如此則尤

豈可掩置乎方其得聞凶言也曲慮日後無實惹人是非而不念目前生變貽害國家此豈人臣所可爲者哉若使彼輩自居臣祖之地而親遭翊戴之事則其將何以處之耶其果預慮於日後之無實而不以所聞上聞乎然則此其爲國乎爲私乎果爲私也則畢竟其心可謂爲國家慮危禍之急者乎抑歸於助凶逆養叵測之勢者乎是以先大王當初下教有曰翊戴命堅面質之後始知其虛實則初何能預知其事之虛妄而仍爲掩置乎既告而事歸無實則固無所妨初若掩置而事不歸虛則人謂斯何蓋已

洞覷當時言者之心術及後弊無復餘蘊而至於昨  
年罪社之 備忘中護逆云云之 教不特以其陰  
護璽瑛爲可惡而已實所以深憂於末世之爲人臣  
而顧身忘國害忠助亂者而其嚴加堤防四字尤可  
見 聖意之所存也苟以臣祖誘脅翊戴則渠必知  
其誘脅委折何不明言其某事某事耶其前後所執  
以爲搆捏者率是虛罔而其所謂給令旗者尤是孟  
浪無根之說若果有此事則初頭臺章所以搆捏臣  
祖者無所不至而不及此事最後始發於持謙之疏  
此豈非白地做作乎其所謂出給軍牢事煥一日自

江外乘昏來見臣祖而還歸之際以其犯夜給送軍  
牢一人夫軍牢既是大將家常時畱待者而或有來  
客之夜歸則使之護送人所恆有之事而煥之請得  
軍牢只以夜禁爲慮則其夜之歷見翊戴本非臣祖  
之所可知也果使知之而送煥誘脅則當審其機謀  
防其宣泄耳軍牢令旗其有何益於誘脅事而遂爲  
此煩人聽聞之舉耶推之事理萬萬不近而乃以此  
爲陷臣祖之資斧噫其僭矣其所謂私自取供者似  
指臣祖問議於鞠廳諸大臣之時使翊戴書出其言  
而入送之事也大臣既令臣祖書送其所言而臣祖

不能親知虛實則惟當據其所言故乃以翊戴手書  
送之此何可謂私自取供耶設欲私自取供事係鞠  
獄至爲重大其成否虛實不可因私言以判則臣祖  
何爲此無益於事而徒歸紛紜之舉耶其所謂拘留  
翊戴累日掩置者初待煥之並告且與大臣消詳之  
際自費日子又翊戴既不能自告而臣祖將未免  
啓達則其所從而聞者何可放置而不爲拘執以待  
乎眞爲誘脅而與之同其謀則又何爲而拘留耶其  
所謂誘脅之狀盡發於翊戴與煥面質之時者此謂  
臣祖之誘脅則翊戴之供既無所引若謂煥之誘脅

則亦非臣祖所知也若夫脉絡貫通表裏終始之  
說皆以口給惟意弄幻陷人於罔測之地者也顧何  
足多辨乎其許多所言實臣祖之所以忠於國家者  
而彼則媒孽而證成之亦臣祖之可幸無罪者而彼  
則勒驅之人之巧險固亦有之而萬古天下寧有是  
耶凡破淫誣之要只在於取實跡以相據覈而翊戴  
事顛末既明於上則社疏所謂眞正骨子者又何事  
耶臣既辨其骨子則社之講張云者自歸脫空矣大  
抵社疏首尾以其前書所云講張壬戌誣獄者乃指  
翊戴之獄而非謂璽瑛之獄曲爲解說縷縷自明眞



所謂欲巧而反拙也既曰壬戌之獄則璽瑛翊戴俱在其中而今乃曰吾不言璽瑛只謂翊戴者其果成說乎大哉先大王罪社之備忘曰壬戌之獄謂誣成則是以璽瑛為非逆矣惟此下教可破社巧飾之口矣蓋社之以璽獄為誣者厥有所受從前泰東輩雖不敢直曰璽瑛非逆而其前後疏啓輒以銀貨火藥等事搆捏羅罽隱然歸璽獄於虛疎之地其密地變護必欲陷害臣祖之心明若觀火此不但先正及諸大臣曾已說破其奸膽先大王亦嘗下教曰並與璽獄歸於無實又曰泰東心術終始不正於

此可見泰東輩隱情隱態終莫逃於聖人之明鑑矣社於平日習聞家庭者本自如此又謂耳目漸遠可得以及惑乃敢混稱壬戌誣獄欲並與璽獄歸之講張矣及夫聖教至嚴終不可欺則理屈勢窮強為區別為此彌縫出脫之計者如見其肺肝矣此輩本來肝肺崎嶇每為心口不相應之言以自欺而欺人雖自謂善於文飾而不免隨處破綻類如其習誠可痛而其心亦可哀也且社以其父所論竊比於士君子大公至正之事而謂臣之斥其父以為後日地者出於脅持污蟻云彼泰東輩乘機陷人陰圖後

進德道稿 卷六  
利故其所以構罪臣祖者無一言不為己已之案而  
秦東輩受其褒贈之職其妻兒飽廩養之米以為誇  
訛榮耀之資渠輩之操券食報既如此則今社雖曰  
吾未嘗有喻利顧後之心人孰信之其中最可痛者  
其斥臣之辭一則曰欺天二則曰欺天似欲操切臣  
身而實以 先大王處分爲見欺於臣耳如果見欺  
於臣而使一世之大是非倒植焉則其爲 聖德之  
累當何如哉然則臣祖之受誣特其細事渠雖急於  
訟父何敢以此言發於今日乎其所謂無嚴不道者  
政自言也嗚呼惟我 先大王至聖至明迥出百王

至於此事深究源委前後 傳教昭揭日星末終  
處分堅如金石足以有辭於後世而况我 殿下曾  
於臣書 下答以余嘗親聞丁寧之 聖教故深嘉  
爾先祖之忠而趙持謙輩護逆之狀心常駭惋爲  
批此同傳授之旨訣可期遵守於永久雖有社等百  
喙適彰其先累舊惡而已顧何足有無於其間哉然  
或諉以是非之既明 處分之已定而不復加意辨  
白則其爲傷 先王之明而累 新服之治大矣微  
臣痛迫之私有不足言耳伏乞 聖明更加澄省痛  
賜辨斥使既明之是非益明已定之 處分益定則

國事幸甚世道幸甚仍竊伏念臣受 恩無報積困  
人言屏伏田廬蓋欲自靖而今又醜辱見加一倍崩  
迫職名在身轉益悶感亦望 聖慈俯垂哀矜亟將  
臣新授之職為先鵠逃仍 命選曹勿復舉擬使臣  
得以優遊自在以安賤分實天地生成之澤也臣近  
因素苦膈氣復作不省人事一疏伸暴如是稽遲臣  
尤惶悚死罪臣無任瞻天望聖血泣懇祈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污蠛之言不足深嫌爾其勿辭從速  
上來察職

辭修撰兼辨韓社搆誣疏

伏以日月如流 因山奄過伏惟 聖孝哀慕益復  
如新臣頃忝憲職時略辨韓社搆誣臣祖之實狀伏  
蒙 殿下體 先朝處分之嚴察臣祖被譖之冤斥  
社以污蠛諭臣以上來臣伏地莊誦感涕被面因而  
職名順遞私分粗安向赴 櫺宮將啓入臨哭班因  
卒哭未過尚滯京邸不意乃者栢府玉署 恩除之  
命相繼而下臣誠恟震惕罔知攸措噫臣以自廢  
之蹤無更進之勢且臣得見社再疏其所醜辱比前  
尤潛臣於是痛迫憤惋直欲無生嗚呼茲事委折臣  
嘗辨之屢矣 朝家處分亦既嚴正矣今社自自理

窮勢屈無以取勝惟以謬辱爲事狂噴亂嚷至醜且悖直一街巷間賈豎口氣耳臣之從前與此人對辨亦涉羞辱到今寧欲無言而在臣痛冤情理亦豈容全然無辨乎臣請就其疏中最甚不成說處略加辨破而因論其縱恣無嚴之罪以冀 殿下之澄省焉其疏曰給令旗者所以爲信於翊戴俾知煥之此行出於將令又曰翊戴方與煥面質則奚暇越煥而引益勳乎云信如其言送旗誘脅則是翊戴既知煥之誘脅出於臣祖矣當其面質時所當捨煥而引臣祖而終無一言累及於臣祖者則臣祖之不給令旗不

使誘脅據此可知今社之旣曰俾知將令又曰奚暇越引云者豈非大相逕庭者乎且以令旗一款謂臣祖臣父之所不能辨蓋臣祖則自以橫逆之來無辨爲主者不特此一事而已臣父則甲子春一陳訟冤之疏卽爲泰東之黨所擊去自是以後辨誣之章亦不敢復上矣况令旗事之誣晚發於甲子辨疏之後則臣父雖欲致辨得乎至於依附賊積顯蠱逆婦着鐵相騎等說一襲其父之醜言而謂臣父曾不敢片辭陳辨云噫嘻痛矣人之爲言胡至此極臣祖自孝廟當宁以後歷職內外積時在廟堂其或因公相

見不是異事而臣家之於積言論臭味不啻如冰炭  
舉世所知謂之依附者其果一毫近似乎其顯蠱云  
者初出於媚嫉者搆捏之說而臣祖曾暴於對辨之  
供快蒙伸雪言者反歸於擠陷之科廢斥不復其時  
事實昭昭可徵則泰東之引為醜辱已極無據而社  
又謂之登於彈章欲以把作公議者豈不萬萬駭痛  
乎其曰着鐵云者尤是孟浪無根之言世豈有如許  
人亦豈有如許事耶此不過泰東之初出鄙說必欲  
誣人若以此謂之泰東父子相傳之符則可矣謂之  
廣播輿誦云者誠未滿一哂也若是而勒謂之為一

世所棄云者尤豈成說乎臣祖平生受知 三朝致  
位宰列友好先正甚見推許且其前後薦擢出於二  
三名相之手而不幸為世克建德報仇者之所淡  
嫉顛頓擯斥竟罹慘禍執此以觀則臣祖為泰東輩  
之所棄則有之矣為一世所棄云者誠可謂誣罔之  
甚矣臣父之不曾致辨者蓋以此等事或已經辨破  
故不欲為壘床架屋之說或萬不近似故不欲為搗  
翁盜金之辨而况其時泰東輩方以誣告持臣祖禍  
色迫近臣父惟以本事之陳辨為急又奚暇啾啾於  
此等之辨哉社言有若真有是事而不敢發明者然

通志卷六  
眞所謂求說不得者也蓋當初泰東論啓臣祖之後先大王屢下嚴批痛加斥責故泰東恐無以成臣祖之罪遂以不干本事醜悖無倫之說搆虛捏無公肆僂辱矣今社世濟其惡一踵舊套適見渠理窮之致此何足病臣祖哉社又謂其父以言之不得行不變東岡之守自甘寒餓而沒云蓋泰東自壬戌以後罪斥多年者實由先大王深惡其情狀斥而絕之之故而其一時甄錄亦不過爲含垢藏疾之典耳今社乃反比擬於古賢士不得言而去者渠雖欲褒其父而獨不顧其言之猥哉况泰東之言至己巳而大行

矣其爵榮矣其鬼不餒矣其不及見己巳之歲則是泰東之不幸也社以己巳之贈官恤家謂不干於其父之平生有若以君子而受褒於小人者然噫自古賢人正士之立朝事君也雖不免小小言議之或相叅差而若其大進退大是非之際未嘗不爛熳同歸昔范忠宣當元祐初所以待熙豐舊人者大似寬恕至受譏責於劉元城諸人而及夫章蔡用事之後則七十之年不免嶺海之行君子去就固當如是未聞生而顧瞻利害仇視討逆之人死而食報凶黨受榮贈飽廩養如泰東之所爲也至若甘心士類設機網

打嫁成慘禍魚肉人等說看來尤不覺心骨俱痛此皆泰東輩平日所揣摩而已驗於己已者則今社之拭舌大言反斥臣家者獨不愧於心乎大抵茲事先朝處分極其嚴正仍降丁寧之教於我 殿下儻作傳授之訣足以俟百世而不惑則在社之道惟當自引其罪圖蓋舊愆而乃敢乘時猖獗一疏再疏至以舜誅四凶之說文飾眩幻隱然以 先朝念功褒忠之旨比同於大堯之姑試凶人敢請追改於 殿下嗣服之初噫嘻社亦 先朝之一臣子耳如有一分嚴畏惻怛之心何敢以此言發於今日乎其縱恣

無嚴之罪有不可勝誅矣若其搆誣臣祖攻斥臣身在渠特一細故耳臣恐長此不已則其流之弊必至於無所懲畏舉謂 先朝處分率可以追改惟意所欲變亂紛更而後已其傷倫悖理足為寒心念之至此臣不暇為私痛而實為世道國家深憂也伏乞 殿下濶追 先朝之志念臣祖循國之勞察社搆誣之狀仍又留意於後弊之堤防特下 明旨以正社誣忠護逆之罪使是非益明 處分益定則非獨為臣家之私幸實有光於紹述之 聖德矣念臣自屏螻以來前後 除命率皆力辭方以情理痛迫急於

退海遺稿 卷六  
伸暴至於本職人器不稱之狀情勢難冒之端俱不  
暇一二陳列伏望 聖慈俯垂諒察亟鑄臣職名仍  
令選部勿復檢擬使臣得以歸身田廬守分自靖實  
天地大惠也臣於治疏將上之際以館直俱空 召  
牌下降而未免坐違罪尤萬死亦望治臣通慢之辜  
以肅朝綱公私幸甚臣無任涕泣崩迫懇祈顯侯之  
至

辭副修撰疏 辛丑

伏以光陰迅駛我 聖考練事倏爾經過秋序又將  
晚晚伏惟 孝思哀慕何以堪處顧臣受 恩最深

報效永已俯仰愴痛豈有限極臣於夏間忝叨館職  
祗趨 練時趨詣京輦而屏處之身情跡危感既不  
敢恭肅 恩命又不敢徑入內列只就 闕外散班  
少洩至哀仍即退歸舊棲而畱上請罪之疏未獲登  
徹自惟孤 恩慢分譴誅不加飲泣惶汗久猶未定  
所幸身居下考因卸職名得以粗安私分矣曾未幾  
何臣名猥入於下考蕩滌之中繼以有此新 命除  
旨駟 召聯翩降辱臣於是情况震揚固知攸措噫  
臣之不可復進不惟臣自畫同朝亦知之不惟同朝  
知之國人亦皆知之猶且甄錄不置 諭名不已若



將黽勉承膺者然臣誠莫曉其由夫斯捱悶感尚係一身之事固不足言矣其於朝家事體實有大段非空者書曰無曠庶官設官而不備員備員而用非才俱謂之曠今以才學魯莽廢伏田野之身使居是任既非所以備員亦非所以用才其為曠官孰甚焉其在庶官尚不可曠况此待講論息之重任乎况今聖上典學講筵連開而館僚多故行公絕少元豈容如臣者一日冒居以瘠厥官也哉此臣所以深為朝家慨惜而不暇以寵為榮以罪為懼者也伏乞聖慈曲察微臣難進之勢深惟庶官無曠之義亟鑄

所授之職仍命選部勿復注擬亦命有司勘臣前後負犯以嚴國體以安賤分千萬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建 儲後不赴賀班待罪疏

伏以惟天惟祖宗眷佑我邦家國本爰定八域延頸倚歟休哉實萬世無疆之福臣雖退處畎畝心未嘗不在王室仰念儲位之久虛懷惻然憂危切怛忽若無生及聞大策不覺蹶然而起聳動歡悅之極幾欲與農夫樵叟蹈舞於田野之間矣臣幸而無死獲覩此慶雖卽日入地無復餘恨伏聞冊禮

進德通和 卷六  
賀儀次第而舉大小交慶在外之臣咸造臣方職忝  
侍從空不敢獨後而屏處之身情跡危感末由趨參  
於百僚鰲汙之列瞻想 闕庭魂神飛馳嗚呼臣受  
恩罔極不幸自廢 天崩至痛曾不得一洩於 內  
庭今當曠古盛舉又自阻於賀班孤 恩之罪固毋  
論己哀慶之際情禮莫伸懷痛含恨死目難瞑伏乞  
聖慈憐察臣情憾而跡危亟鑄臣職俾安賤分仍勤  
臣前後慢命闕禮之辜以嚴邦憲千萬幸甚臣無任  
臨疏隕涕瞻天懸情之至

辭校理辨誣疏 乙巳

伏以皇天降割 大行大王奄棄臣民伏惟我 殿  
下以出天之孝因心之友五年之內荐罹巨創 聖  
情哀慕何以堪居臣以微末賤臣曾受 肅宗聖考  
罔極之 恩昭雪先誣澤及泉壤由是感激以死圖  
酬不幸事與心違遽爾退處江湖哭望 弓劍莫攀  
恩深報蔑罪重跡危嶺海竄謫實所自取曳衰去國  
忍終喪制南望叫號五內寸斷家有八十偏母無他  
兄弟備養私情痛迫生不如死加以惡名醜辱無路  
湔洗世變時憂不知止泊所處之地又極遠惡疾病  
憂悸死亡無日猶自隱忍苟活以至五年之久者雖

事變層生無所不有 宗社隱憂去而益深而然以  
區區忠愛之意尚不無一分庶幾之望今則 仙馭  
永遠萬事都已瞻號隕絕何所逮及所幸 天位載  
安羣凶莫售 嗣臨之初奮發飭勵令修於 嚴廬  
數月之間而人咸服於遐荒數千里之外至於愚夫  
愚婦之賤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不圖今日復  
覩 肅廟政化我等願少須臾無死以見至治之成  
臣於是轉憂為喜回悲作慶忽不自知其身在關塞  
之外繫累之中也雖使臣沒齒羈管棄骨客土亦若  
無所憾矣不意 聖慈克推敦孝之化遍及被譴之

臣既 命減臣之罪旋 命放臣之謫曾未幾何叙  
命隨下仍授臣以校書館兼校理及實錄都廳即廳  
之任又授臣以弘文館校理因降 有旨使之斯速  
乘駟上來臣於罪釁之餘放還已幸新銜舊踐 除  
旨絡續臣是何人叨寵至此臣去國五年萬死歸來  
得近京輦復見老母悲喜感激情不自己故於減等  
及放送 命下之日謹南向四拜祇受巡營關文及  
其歸時路由東郊謹又瞻望都門下馬四拜而過以  
伸微悃適當國有大慶 冊禮迫近之日因其有職  
名趨叅賀班叩謝大 恩仍以一哭 魂殿一瞻

天顏而後退填溝壑是臣至願大幸而臣以既退之身屢遭罔極之誣慚痛之端非止一二益無可進之勢臣曾於 大行大王在東宮也請停為私親遷葬時望哭矣及至辛丑兇黨得志臺臣李濟追論於數年之後為臣竄謫之罪案此事是非自有公議到今追提有所不忍亦不欲與向之廷臣論禮之得失以自取羞辱而第有不可不一明者禮曰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蓋以母出與父絕子承父之重不可以服故耳况王朝之禮視匹庶尤嚴而辛巳事又非特出母之比則其時總服之制已失禮經之正至於壬午

初期時 聖考以不哭為當使不行望哭之禮暮猶不可哭而况於改葬乎籍曰禮防雖嚴私恩難絕則自內行哭以伸至情容或可也若其率宮官及大朝臣僚設儀望哭以成禮節決知其不可也臣之書論不但出於防微之意直以愛君之誠欲其無為過禮之禮臣之愚意妄以為此乃俟百世而不惑者而初為俗論之所沮格不見施用後為兇徒之所中傷未免投竄終至蔑義獻諂之輩競起羣請立祠建號濟一己之私欲陷吾 君於非禮究厥所以亦由於臣之誠意不能以孚格上下文字不足以剖析義理

通鑑遺稿卷六  
之故耳此乃臣慚痛之一端也且臣向於謫中得見  
權益寬疏本則至引虎龍之言以臣爲逆謀外影臣  
於其時驚怖痛迫之極直欲剗胃劃腹以明心事而  
恐近狹氣且慮不知者或謂臣畏恟而死則殺身不  
足以滅恥故含忍苟全蓋有所待矣今則虎龍徑斃  
無可對辨痛恨憤惋寧欲無生所謂逆獄今已歸虛  
則臣之被誣尤不必嗷嗷自明而在昔汲黯不過爲  
漢廷直臣非有聖賢之行而尚以伏節死義見許於  
叛賊臣則乃爲虎龍益寬輩所疑誣其忠信樹立之  
不及於古人遠矣此又臣慚痛之一端也且臣得見

鄭壽期之疏搆誣臣祖父故參判臣益勲固有紀極  
直驅入於誣告之科獎許持謙泰東護逆之輩謂之  
清議士流之標至以渠輩所謂壬寅之逆謂源於臣  
祖討逆之啓牽引捏合以作醜辱之資此已駭痛之  
極而至若不正二字是 聖考備忘中斥泰東之  
教而敢請卽爲收還此則泰東子社之所未嘗敢請  
於 聖考之世而渠敢請收於 大行之朝人之無  
嚴無倫胡至此極大抵臣祖爲國討逆之由兇黨護  
逆害忠之狀前後屢經辨暴而 聖考褒忠斥奸之  
旨昭如日星塗人耳目伏想 聖明亦必俯燭其顛

末今不為每每陳暴而臣以先祖之辱孫弱裔只知  
臣祖之至冤只恃 聖考之至明而不量時勢妄觸  
凶鋒雖得昭雪之 恩靡有餘憾而巧誣醜辱輒又  
隨之畢竟侵誣上及 聖考不但貽先祖之辱傷  
聖考之明而已此又臣慚痛之一端也其他難進之  
勢如臣之老母衰病不忍離側供仕臣之才識魯莽  
不合備員論忠之狀俱不暇一二陳列也仍竊伏念  
臣以世祿之臣既有休戚與同之義兼受 聖考之  
大恩而不思報效便訣明時既退之後情跡詭隱  
聖考昇遐痛切如喪而終違一哭於內班辛丑 冊

禮何等大慶而亦未趨參於賀列今當去國新歸之  
日又闕誠禮於 魂殿之哭縟儀之賀慢愆之罪固  
毋論己將不免生為負德之人死作辜恩之鬼懷痛  
窮天惟有涕泣瞻望 宸極魂神飛越伏乞 聖慈  
諒臣慚痛之非止一端察臣情跡之決難復進亟鑄  
臣本兼諸任使臣得以仍前自靖終身田野仍治臣  
積逋 君命屢虧臣分之罪以嚴公憲以安私心千  
萬幸甚

辭修撰疏

伏以臣於生還之初即叨館職敢上辨暴之章猥承

開釋之 教再陳血懇未及登徹而適仍銓卽之移  
除乃爲道臣之還送控籲無路一味悶感不意乃者  
又移館職繼以數昨 筵中以臣之尚不膺 命至  
責以人臣分義豈容如是臣誠驚悸震越罔知所出  
臣之虛帶職名亦已久矣一向偃伏訖未一謝雖其  
情勢有萬萬難強者而中心惶悚如負大罪况伏聞  
聖上向於大臣劄 批以諸臣之欲爲長往深自咎  
責又於儒臣 筵達以賤臣之當初決退爲太過  
辭旨之截嚴至于數昨 筵教而極矣臣於此固當  
含 恩畏義顛倒趨承之不暇而顧臣難進之義實

有所自畫者蓋臣昔年決退雖由於兇黨之誣辱臣  
祖先而其實在於材識魯莽未有報效故耳不能者  
止聖人有訓則臣之引退恐未爲過既退之後義難  
復進臣既以此自誓于心又以書陳於 大行大王  
之前矣區區此心前後何異而加以流竄憂患之餘  
志氣摧沮精神消耗材益朽鈍識益昏短特一無用  
之空殼耳其不可復事驅策以從仕宦也決矣而向  
日大臣之劄至謂臣以學識精明夫學識二字卽古  
人之所不敢輕許况如臣者豈有一毫髮鬚於所謂  
精明者哉臣若不知愧恥晏然冒進則是自處以真

通志遺稿 卷六  
箇有學識底人將必爲千古之笑囚臣之難進之端  
更加一層矣且臣偏母年今八十無他子女只有臣  
一人而婦人性偏愛臣過酷其在平時未嘗暫離風  
波一別南北相望一隅窮炭老淚成血萬里荒裔羈  
心盡腐今幸賴天之惠得復會合而五年之間形神  
幻脫幾至不能辨識此緣思想積念憂畏熏心以致  
衰敗之極耳爲子不孝使母至此悲咽慚痛當作何  
懷重以疾病纏綿起居須人臣以獨身左右扶護晷  
刻之頃實難相捨假使臣素嘗從宦其在今日尚安  
乞退而專養况以曾已休官之身更何忍捨養而供

仕乎爲今之計惟有朝夕母側以盡子職少贖臣不  
孝之罪則私情之懇切不止如古人計日短長之心  
而臣母亦泣而語臣曰汝若有才識可以報效者則  
義當致身事君勿以我爲念而不然則吾之死亡  
無日無寧仍舊退處守吾餘年爲言臣之材識魯莽  
既如上所陳臣心之悶迫母訓之懇至又如此而今  
若不自量度顧念惟以承命爲恭終至於上孤  
聖明下負老母則豈不益臣不忠不孝之罪而  
朝亦安用如此之人哉臣非不知進而一謝  
天陛退而復守丘壑則可以粗伸分義且寬罪戾而第念



世祿休戚之臣受 恩圖報之道豈止於斯而竊想  
聖上所以召臣者亦豈欲其如是而已乎是實無益  
於國事而徒有往來之煩屑而止耳此臣所以縮伏  
趨趨不敢一進者也臣於 嚴教之下卽宜歸身司  
敗仰請譴誅而見今母病挾暑添重不忍暫離且臣  
於遠役之餘脚痛頷腫浹月彌瓴亦無由轉動茲敢  
席藁私室封章縣道仰伸疾痛之號倘蒙 聖慈察  
臣材識之不逮愍臣情理之難強將臣本兼諸任亟  
行鑄免仍賜不肖之身俾守老母之側以畢暮景則  
臣母子謹當感祝 洪恩共期隕結之報其以違慢

爲罪而加之誅罰以爲人臣之戒亦臣之幸惟 聖  
明之裁處焉臣無任惶恐哀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向從縣道猥上辭本備陳才識魯莽情理悶  
迫之狀冀蒙 譴述而適當新有 嚴教之日一倍  
惶怖伏俟鈇鉞之加矣及奉道臣回諭不惟不罪  
批旨溫諄若父詔子旣責臣以自畫終過又誨臣以  
勿復控辭仍以將母上來爲 教臣於是雖以不得  
請爲悶感之極而伏味 批辭仰揣 聖意若有所  
俯垂矜惻者然此已感幸萬萬而繼伏聞日昨入診

通雅遺稿 卷六  
之 遂自 上特問臣之上來與否 遂臣以臣欲  
一謝 恩命仰對云夫賤臣去就有何關重而乃於  
靜攝之時惟憂之中有此記念而下詢 聖意所在  
有非愚陋眇末之臣所敢承當臣益不覺感涕愧汗  
之交迸也在臣分義所當疾趨 召命少答 恩眷  
而顧臣區區所自畫者實有所不可猝變歷觀人臣  
之於君命以才分難堪力辭不拜者古今何限而當  
時不以爲罪後世不以爲非蓋以其心惟在於量已  
而非出於傲君故也至如臣者才分之外兼有迫切  
之私情懇至之母訓則臣之必欲自畫義益皎然今

此 聖教雖以臣爲過而臣愚執迷終不自知其過  
也臣既不可冒進而 聖明仁恕亦不忍罪罷則其  
卸解職名只有辭籲一路耳瀆擾之罪臣非不知而  
引日虛帶爲罪滋大况瘠曠之弊有損國體不止於  
罪關臣身而已則臣雖欲仰體 聖諭不復控辭其  
可得乎至於將母之 教蓋出於曲爲臣地古來臣  
子之得此於其君者有幾人哉臣固當聞 命登道  
不俟移日而不但病母當暑尺地難動設有將往之  
勢臣之不才無能雖使掃除百念專心職事尚無以  
報效萬一而况出而夙夜入而晨昏公義私情兩全

而無虧決無是理其欲修舉職責則方寸自亂欲顧  
視老母則絲毫無報終必至於孤負罔極之 天恩  
虛送可愛之日子眞所謂無益於公而有害於私者  
此臣所以恐懼退縮不敢進承 恩教者也臣以  
三朝舊物頂踵無非造化而千里投竄遠奉 邦諱  
萬死歸來厚蒙 聖恩而尚未得進身班行洩哀於  
魂殿之側展慕於 黼座之下分義誠禮掃地盡矣  
日夕耿耿中心如結則 筵臣所對一謝 恩命云  
者實獲臣心而第惟無補國事而徒煩往來誠有如  
前疏所陳者雖以平素忠愛之意不忍遽絕一謝之

念而亦不能無忠量趨趨不敢爲決然進步之計也  
抑臣於才分情理之外又有難進之端見今國計民  
憂孰非可急而亦莫先於嚴討國賊昭雪 聖誣一  
事耳大小諸臣以此陳請或疏或啓言議非不正也  
誠意非不切也而一向 靳允羣情愈鬱政使臣方  
在朝著夫豈有別出意見明析義理以感回 聖聽  
稱塞臣職之望也哉不過隨行逐隊冒榮竊祿而止  
耳此不但臣心之所深恥抑亦清議之所不容如是  
則惟當引義告退之不暇况以旣退之身才無一毫  
可堪情有萬分難強而抗顏復進於今日乎伏望

聖慈俯諒臣難進之端非止一二亟鑄臣所叨本兼  
諸任仍命選部勿復檢舉使臣得以守分歆啜母  
子爲命則其於聖朝量才授任之方以孝爲治之  
化兩得而有光矣其恩輕重大小臣宜如何報也  
臣之母病身蟻俱一味沉疴未遑文字恩旨之下  
申籲此稽臣罪至此益無所逃亦望聖明嚴命有  
司並與臣辜恩慢命之罪而重加勘治以肅朝  
綱焉

三疏

伏以王世子邸下痘候平復慶澤菊流茲實宗

社無疆之休顧臣屏伏田間獨阻蹈抃之列徒深欣  
幸之忱臣於向者連暴血懇未蒙恩許自愧誠淺  
辭拙無以上格理宜更伸呼籲仰冀憐察而縣道  
再疏已犯朝禁三疏申瀆尤涉惶猥泯默縮伏恭  
俟處分矣不意日昨伏覩臺疏之批特加臣以  
從重推考仍命臣以作速上來者臣誠驚悸震悚  
罔知攸措繼得見臺疏則責以分義請其名致臣於  
是自恨其苦心至情又不能見諒於同朝而至於經  
學精透樹立素確之云直令人羞愧欲死也前後大  
臣臺臣之連以不倫之擬輕加不似之身豈其私臣

而欺 殿下者我人必有以臣欺大臣臺臣者而臣  
必有以自欺欺人者而然耳臣雖本無欺人之心而  
論其跡則已不免為盜名之人矣臣於生還之初既  
不能即出應 命及今除名頗仍獎許隆重而後始  
敢冒進則是乃自重而要君也臣雖本無要君之心  
而論其跡則將不免為索價之人矣盜名索價小人  
偽行夫人臣事君惟有誠信今臣負此二偽行其何  
以事君乎大抵臣之才疎不敢供職母老不忍離側  
雖係臣之私義私情而區區之意竊欲以此仰裨  
聖朝難慎之政孝理之化猶或為微臣不報之報耳

臣之自量已審而自守甚固不容以 恩旨威命而  
有所變改者臣恐 收召不置而違逋不止其勢必  
至於卒陷大何而後已臣之一身固不足惜而以  
殿下至仁至慈豈忍使臣至於此極乎如蒙 聖明  
矜許其情願使得解職而專養則不惟臣心之感  
恩罔極其於礪廉敦俗之道亦非少補矣抑臣又有  
惶愧於私心者亂逆懲討何等大論而向在辛丑及  
至于今三司伏閤百僚盈庭之日一未得進參於末  
議昔孔子於隣國之賊尚請沐浴之討不以其已  
致仕而自阻於其君良以春秋之義人得而誅之故

耳今臣名在論思之職坐視邦內之賊自以退處之  
身不思進討之義雖幸在朝諸臣竭誠力請無以復  
加如臣眇末不足有無於其間而律之以大義則烏  
得免輕 君讐虧臣節之罪哉向前逋慢之辜雖或  
寬恕而今此負犯甚重決難倖逭伏乞 聖慈倘垂  
諒察亟鑄臣職名仍治臣不叅大論之罪以卒天地  
生成之澤以爲人臣避事蔑義者之戒公私不勝萬  
幸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別諭後四疏

伏以臣向陳三疏輒承 恩批又於同日伏覩 諭

旨有曰卽祚以後爾終不一謝恩命君臣之間豈有  
一不相面之理乎世祿之臣於 先朝實祿之任孰  
敢不盡心而爾久不上來尤爲過矣每念史役之遷  
就何嘗少弛于心乎若無別樣董編之舉則決無訖  
工之望爾其斯速上來專心纂修之役者臣於是  
有以仰見 聖意藹然視前所被 恩諭愈益勤懇奉  
讀再三不覺感涕之交頤繼以惶汗之浹背也夫君  
臣大義根於天性前後大 恩銘在心腑而生還之  
後旣不能進殫夙夜之勞又不能一瞻 天顏而退  
分義虧缺姑舍毋論中心痛結如懷大戚則今於

聖教之下益何以爲心亦何能逃罪乎然臣區區之意竊謂以感愛之悃而展瞻覲之禮小忠也以不肖之身而拜匪分之命大罪也爲小忠而犯大罪義之所不敢出此臣所以懷痛茹恨食息靡寧而終不得一謝 恩命者也 先朝實錄事體重大 聖上憂念又至此勤則凡爲臣子者孰敢不盡心而至如臣者曾受罔極之 恩未有絲毫之報不幸自屏於臨御之日莫能自盡於送往之節江湖關塞一念恨結每於靜閒之中獨抱戊戌 備忘未嘗不擊跪三復欬欬嗚咽到今效勞追報之道惟有此一事則其

所當盡心奚止世祿之義而已乎顧茲所叨都廳之任如非詞學俱長才識兼備者則莫宜當之決非魯莽如臣所可堪任假令臣方在朝從宦猶當力辭之不暇况以退處之身其可藉此而復進乎今 殿下所以召臣者一則欲見之意也一則修史之役也其旨意之繾綣責勉之深重有如是者臣若有一分可堪之實而故爲退托之說不思轉動之計則其不忠無狀之罪天必殛之矣然而 別諭之下既不得趨承又以此所免之章敢瀆 宸嚴之聽臣罪至此益萬萬矣伏惟 天地父母俯垂諒察將臣本職及兼

通鑑綱目卷之六  
帶實錄廳都廳之任亟先鐫改以安愚分其前後辜  
恩慢命之罪並令有司勘斷以爲人臣之戒臣雖萬  
殞亦所甘心臣無任惶恐懇祝之至

辭兼輔德疏戊申

伏以皇天默佑逆亂略平臣民之慶曷有其極仍竊  
伏念臣之退處猷畝十年于今矣向於亂初蒼黃奔  
問冒肅宗正除命及夫事變初定之後歸守田廬  
順解職名隨分偃息感祝聖恩不意乃者復叨春  
坊兼任除書諭旨絡續下臨臣於是惶駭震惕罔  
知措躬蓋臣難進之義已具於乙巳辭職諸疏伏想

聖聰亦必記有之矣且臣曾於己亥告退之初所上  
景廟之書有曰國有危難臣則赴之幸而無此則當  
編身於漁戶農廛歌詠聖人之恩澤此乃誓心矢  
口而仰陳於先王之前者到今忘素志而棄前言  
臣何忍爲此乎况臣不孝無狀既不能以斗廩寸祿  
榮養父母今則父母俱歿萬事已矣列鼎累茵祇益  
不洎之痛飄纓結綬徒爲一身之榮臣尤何忍爲此  
乎召命之下無路趨承茲敢封章縣道仰瀆宸  
嚴伏乞聖慈俯諒至懇亟鑄臣新授之職仍命  
選曹勿復檢擬俾臣得以守本分而畢餘生千萬幸



通鑑綱目卷六

甚  
辭司諫疏庚戌

伏以臣罪重而責輕負大而恩隆向來逆獄之初  
雖緣臣情跡之異人疾病之纏身不能效奔問之誠  
國有逆變而臣子乃敢晏然退在若朝家處以野  
人而不欲責之則己如責之其罪顧當何如而罰止  
禁推恩及例罷臣誠感激異數退安本分矣不意  
茲者乃承被垣新命繼之以駟召臣尤驚惶悶感  
莫知所以措躬也臣之不仕初非有爵祿可辭之節  
又非有道義可以自重者又非有審時退處苟保性

命之心直以學識蒙昧才術空疎間嘗出而立朝毫  
無報效則不能者止古人有訓加以情地艱隱勢難  
從仕夙嬰奇疾亦難陳力遂不得已決意退靖既以  
此自誓于心亦以仰告於先王之前矣到今年既  
衰而病益痼作一朽劣無用之人則無他端而冒沒  
復進寧有此理乎夫好榮而畏罪人之常情臣何獨  
異而美爵之來輒事撻圉之繫甘心不辭雖加  
乎此而鈇鉞之誅亦將引領而俟則此可見其中有  
甚不得已者存焉耳臣既無可進之勢而召命一  
向聯翩臣又一味違傲則上而屑辱恩命下而增

通鑑遺稿 卷六  
墨罪戾夫然後舉臣辜 恩慢命之罪而誅之顧何  
益於事哉竊見自古聖王之世亦有在野之臣而率  
多優容寬假以成其美未嘗督責驅使以奪其志此  
聖德事也如臣不肖眇末固不足比擬於古人以  
殿下之至仁盛德亦何惜捐而置之俾全其所守耶  
如以臣爲世祿遺裔 先朝舊物而不忍遽加誅絕  
則倘許以一丘一壑任其優遊自在歌詠 聖人之  
恩澤此豈不昭 聖主之仁而彰朝廷之大乎抑其  
人雖無可取其跡則或可爲世之躁進者戒是則  
殿下不以榮祿用臣而同爲用臣之歸雖在臣身亦

與有榮矣區區此心 天日下燭仰恃 仁覆冒昧  
悉陳辭語煩猥臣又死罪伏乞 天地父母哀憐垂  
察亟鑄臣職勿復檢舉以安賤分仍治臣前後負犯  
以肅 朝綱不勝萬幸  
答曰省疏具悉爾之所守予亦嘉之亦曰未免太過  
矣爾其勿辭從速上來察職

退漁堂遺稿卷之六

退漁堂遺稿卷之七目錄

疏

辭大司諫疏

辭副提學疏

辭副提學疏

辭吏曹參議疏

辭大司憲兼陳戒疏

辭大司憲疏

辭副提學疏

辭大司憲疏

辭大司憲疏

辭大司憲同 經筵疏

別諭後到鷗湖辭疏

再疏

自新郊徑歸疏

歸到南漢再疏

還鄉後請被譴罰乞述 經筵附陳所懷疏

辭副提學兼帶右副賓客書

獎擢後辭疏

辭右叅贊書

達辭

因書 答未安避嫌達辭

因禮曹申日大臣收議引避達辭

請尹宣舉書院撤去文板盡毀達辭

請朱益桓境上梟示達辭

達辭

請李星煥罷職洪俊人金致久裴昌道等令攸

司分輕重科罪達辭

退漁堂遺稿卷之七目錄

退漁堂遺稿卷之七

疏

辭大司諫疏 癸丑

伏以臣向蒙 恩擢忝叨喉司猥從縣道封上辭本  
 日夕反側恭俟 俞音及奉道臣回諭 聖批下者  
 辭旨優渥促臣上來臣於是且惶且感罔知攸處其  
 欲連章乞免則煩瀆是懼不敢披露其欲詣京待勘  
 則賤疾適苦無由起動遂不得已以病重實狀訴于  
 州官要其轉聞矣不意其間 除旨相續始自同副  
 次陞至左副又於十二日政移拜本職一旬之內所

退海遺稿 卷七  
被告身已滿四度駟名之 命亦且再下 恩榮所  
及蓬蓽生華若此異數雖使在朝夙夜之賢當之尚  
且逡巡辭避之不暇如臣逋伏田野罪重效蔑者其  
何以堪之哉言責之任固自不輕一院之首地望尤  
別本非人人所可叨冒况昨陞顯秩今通清塗纔逾  
亞諫遽躡長官不但近所未見實亦曾所罕有臣心  
愧懼固無論已政體虧損非細故也茲暴由中之懇  
敢干聽卑之 天而至於賤疾沉篤之狀亦未暇一  
二陳列伏乞 聖慈念公器之至重諒私義之難強  
亟將新授資級職名併行鑄免仍治臣辜 恩慢命

之罪使微分粗安 朝綱克振不勝幸甚臣於今十  
九日謹治此疏封入縣道矣不意疏本為中路雨水  
所濡汗道臣以不敢奏 御還為下送往復改寫之  
際自費日子 召命之下控辭此稽臣尤惶恐俟罪  
屏營所懇之至

辭副提學疏 丁巳

伏以天祐我東方 元良誕降冊禮已行 祖宗血  
胤賴以復續 社稷生靈永有所托我國家億萬年  
無疆之休實基於此矣凡在域內含生之類孰不歡  
欣聳動拚手頌禱而如臣猷畝之賤負罪嬰釁既不

退道通和 卷七  
敢致身於嵩呼之列封章獻賀亦無其路只與村翁  
鄉老蹈舞於田野之間分義情禮虧缺大矣有臣如  
此生不如死今臣所叨玉署之長是何等高華之職  
臣是何等庸下之人而前後輕授不少難慎何也念  
臣難進之義曾已陳暴無餘而見今窮獨之悲沉痼  
之疾輾轉危惡殆不能爲人仕宦一事尤無可論臣  
若以瀆擾爲懼不一仰陳則 聖明何以俯察乎噫  
臣卽天地間一窮民耳上無父母苟無兄弟下無子  
女年迫六十餘日無幾形單影隻靡所依賴十數年  
前取他子爲子旣冠且娶不幸其兄夭死本宗將絕

不得已依禮律還宗臣始則無子而有子竟又有子  
而無子其爲憐傷悽惻何啻若割肉斷肌也臣又不  
能安命妄生憂爲立後之計經營多年事不如意世  
間無子者何限而亦豈有如臣所遭之窮險者哉臣  
旣痛祖先血脉及臣身而永絕且恨立後私計至老  
境而未就小人之心不能達觀燥暴之性難於理遣  
臣少抱痰火之疾漸入難醫之域加以憂患喪變心  
性積傷而又當衰年遭此痛苦之境境日夜怛怛米  
炭交攻每居閒處獨忽忽不樂悄悄無聊有如枯木  
死灰頓無一分生意有時心氣之發若潮奔濤湧風

運道通和 卷之十  
簸火熾如狂如醉或歌或呼不止如詬罵僕夫打破  
家事者之爲耳臣竊自愧自悶忠爲寬解之計而閉  
戶閒坐看闕文字則心煩氣鬱若將昏倒出門遊觀  
寓意山水則寫憂開懷頗覺疏暢以此全廢冊子工  
夫惟以出遊爲事不計遠近無所不往殆同病狂人  
樣子者數年于茲矣知舊之愛臣者莫不憫臣之所  
遭病臣之所爲勸臣爲靜處消遣之圖臣亦自知其  
不可試欲還守幽寂鎮心按氣則不能復更忍耐便  
卽發出如前此蓋由於素無矯揉克治之工而直以  
窮苦冤愆之極排抑不得故耳臣恐如此不己終必

至於蹈履水火顛仆道路而後已以此情狀夫豈有  
更爲完人進身榮塗之望也哉嗚呼臣積罪如山矣  
圖報無地矣然其區區所自期者屏居田里尋理文  
字點檢身心或庶幾於古人所謂不報之報而若夫  
職所當爲義所不辭則一死於國以畢平日願忠之  
誠以酬 三朝罔極之恩是臣素所蓄積而今則心  
旣病矣人臣事君只一心字而心病如此死已無日  
報效一事已無其望是亦臣之命也言念及此不覺  
涕淚之無從也臣旣出入無常多在路上蓋自謂當  
國家昇平身無職名之日因病出遊或不至大害於



義且我 殿下既處臣以休退之臣不拘之以文法  
私心仰恃妄竊在此遂不復有所拘束恣意周遊至  
煩昔年 恩旨遠下於北關今日 召命又及於嶺  
東使退裔之人亦知 聖上之於逋播之臣有此寬  
假之 恩收召之眷也在臣榮光亦豈有涯極而顧  
以屢次 恩命降辱於退外私懷兢隕若無所容臣  
於聞 命之後雖卽馳還而病身當暑添頓今始歸  
伏私次一疏控辭尚爾稽遲臣罪至此益無所逃茲  
敢併暴衷懇於 仁覆之下而辭語煩猥尤增惶恐  
伏乞 聖慈憫臣悲苦之情實是古今之所未有察

臣危厲之疾不可責以仕宦之事亟許鑄逋臣所叨  
之職仍 命選部勿復檢舉使臣得以無所繫縻任  
便行止以安窮苦之分以延危病之喘則天地生成  
之 恩臣當隕結以報臣無任屏營所懇之至

辭副提學疏庚申

伏以惟我 大王大妃殿下母臨東國垂四十載陰  
功慈化洋溢域中以其最大者言之昔當 景廟聖  
患沉重 宗國孤危之日遵 先王遺意諒大臣諸  
臣忱誠爰命我 殿下升之儲位及至羣兇盤據百  
計動播之時左右保祐得有今日此殆天地神明所

近世通和 卷七  
以默相亦由我 景廟仁厚有德友愛因心使凶壯  
逆賜終不敢售而倘微我 聖母慈覆之德哀痛之  
教有以護 聖躬於至危折禍心於方萌則必無幸  
矣此其鴻功盛烈有非前代賢后聖妃所可侔擬凡  
在臣隣愛戴頌慕之情容有極哉惟我 殿下以出  
天之孝愛日之誠奉以一國亦已十有六載志物之  
養無所不備前既稱觴上壽今又 崇號揚美緝儀  
將舉輿情胥悅實國家無疆之休臣於此竊有區區  
祈祝之誠敢拜手稽首以獻焉夫帝王之孝與匹庶  
不同而孝亦有大小之別日三朝見問寢視饔豐呈

徽號孝之小者也誠正齊治奠安生靈鞏固宗社孝  
之大者也今 殿下於其小者已自無歉則於其大  
者其可不加勉乎伏願 殿下益懋聖學益進聖德  
以誠實存心而絕掩護之私以正大處事而祛偏係  
之累改過如風雷之迅而毫無所吝從善如湍水之  
流而惟恐不及發辭令必務簡重定是非必務堅持  
勿以小嫌而損大體勿以人情而害義理毋自菲薄  
而臆逆為說疑羣下之或予侮母以文辯而引諭失  
義謂一世之莫己若母以小惠為仁母以細察為明  
母以喜怒賞罰人母以利祿駕馭人母厭逆耳之言

通志通和 卷七  
毋輕守道之士克法 祖宗嘉訓之垂裕者追正  
先朝今章之變亂者以之進賢而退邪以之勸忠而  
懲逆以一身繼天而立極使四方取則而歸正去調  
停之弊習收蕩平之實效以爲誠民祈命之圖則雖  
虞舜宗廟饗子孫保之大孝武王繼志述事之達孝  
無以加此猗歟豈不盛哉臣伏覩 兩殿慈孝無間  
且聞近日 處分得正中心感悅自不能已略陳瞽  
說如此此實畎畝賤臣芹曝之誠也深幸 殿下畱  
意焉仍念臣虛帶館銜今已月再易而歲又改矣向  
陳辭疏未蒙 恩逵顧此自廢之蹤官職去就已無

可論而至於朝賀之班前後一未詣參蓋臣罪釁滓  
穢之賤有不敢唐突於朝行故耳近以微臣立後事  
該曹久未勘處方在縮伏俟譴之中情跡一倍窮蹙  
當此國有大慶百僚駿奔之日身忝三司之長既未  
克與聞於議 號之際又末由展誠於獻賀之列臣  
罪至此實無所逃伏乞 聖慈俯垂鑑諒亟鑄臣所  
叨之職仍治臣闕禮之罪以安私心以肅 朝綱不  
勝萬幸

答曰省疏具悉察微忱而回謙抑方切忻忭勉陳如  
此可不畱意往者固心雖已知之比等之時豈可若

退海遺稿 卷七  
前處鄉其勿辭速上來

辭吏曹參議疏

伏以臣於春初忝叨館職冒陳請譴之章略附奉勉之辭憂愛之深語多切逼極知僭猥恭俟 謹罰及奉 批旨不惟不罪至 諭以勉陳若此可不留意仍 命臣以勿辭上來優容獎諭之寵繼緒招來之意有非猷畝小臣所當得者雖以臣情跡之窮隘未克進承 明命而私心歆感久而益深其後呈病之狀又蒙曲體下情特許却免使得優遊田里涵泳德澤曾未幾何乃有天官佐貳之 命除書下辱蓬

草生輝臣於此己不勝其榮感且伏聞間者 臨筵至舉賤臣之名教以向疏語意可見其誠 筵席語秘未得其詳而倘非虛己受言之量出尋常萬萬則其不遺螢爝之微而提說於時月稍久之後何能若是其鄭重也哉推此以行則人誰不樂進讜言以補不逮而 聖躬之無闕失吾國之其庶幾可立而待無疆之休實基於此此豈止為臣一人之私幸而已若臣難進之義曾已備陳而見今所叨之任世稱極選不可輕授當此大故之月尤非在外之臣所可虛帶且臣立後之事尚作未了之案該曹覆 啓之前

無非臣靜以待勘之日去就一節尤無可論茲敢瀝  
血仰籲於 仁覆之下伏乞 聖慈諒人器之不稱  
憐情跡之不安亟鑄臣新授之職仍治臣辜 恩慢  
命之罪以便公私不勝萬幸

辭大司憲兼陳戒疏 辛酉

伏以臣伏奉今月十二日 教旨以臣擢授嘉善大  
夫司憲府大司憲者臣聞 命震悸五內失守繼以  
憂歎於 聖朝舉措之失當也伏覩我 殿下臨御  
以來遷除太驟 恩數太驟未有難慎愛惜之意漸  
至於人不為榮善不知勸識者之憂固已久矣如臣

者庸愚謏劣最居人下逋伏田野辜負 國恩有積  
罪而無寸勞得免誅罰亦云幸矣十年之中再次增  
秩命德之器輕授如此况 中批除職本非美事都  
憲陞資未之前聞尤豈不累官方而駭物情也哉且  
臣於同日下政廳之 教實有所惶愧欲死者夫歲  
寒松柏古人比諸窮士節義亂世誠忠而今以加之  
於屏伏苟全軟脆無守之身豈非萬萬不觀乎且以  
不染于此不惡於彼 獎美臣之本末竊恐知臣之  
明偶有遺照臣嘗奉教於君子矣偏黨之私所空痛  
戒而惟其忠逆賢邪之辨激濁揚清之論人臣立朝

進德道和 卷七  
不可不嚴臣之妄意亦自如此故從宦未一年仇怨頗衆平日同趣之人亦多不悅一自廢退以後與世不相干涉舊怨漸忘新譽不生自外視之若無怨惡而其所存於中者則未嘗變改見世之國耳忘身死於忠義者則心誠好之輕利祿重名節欲爲君父明義理者則亦好之其反是者則惡之故其見好於臣者則好臣見惡於臣者則惡臣其勢然也好惡如是而謂之不染不惡恐非臣之情實也至於前後章奏終無黨習之 教不惟愧恥之甚竊有戚戚于心者臣於在 朝時妄以敢言自許事在可言不以人之

日以黨習而有所遠巡矣且於退處後所上 景廟之初書有曰臣豈敢以身退而果忘國事哉有大事可言臣卽言之其後二十有餘年之間 朝家大事之可言者何限而去春寂寥一疏之外未有言及於君德時政者此固退臣之分時義使然本非有畏而不敢言其內孤素心上負 君父則大矣在治朝風勵一世之道寧正臣不忠不誠之罪以來四方之言者而今反獎之以不黨異之以長憲欲勵末世不其左乎臣自被新 命以來感激知遇有時涕咽而顧念匪分之 恩宐有駁正之論側聽累日今始控籲

正德通志 卷七  
伏乞 聖慈深軫名器之不可辱 王言之不可苟  
亟將臣新授職名及資級并行醵免所下 傳教亦  
為還收以嚴公體以安私分千萬幸甚抑臣嘗有憂  
慨於中今因 聖上所以處臣者得聞而敢有獻焉  
臣竊觀 聖意以不染不惡為人臣之美節則其所  
以自治 聖躬者亦必有近於此而且深嫉時象厭  
間讒言章奏之間稍涉義理則輒疑以偏黨其不及  
朝政者乃謂之不黨臣實感焉人固患於染惡而不  
患於染善患其見惡於善人而不患其見惡於惡人  
凡聽言之道惟在明者取舍而已不可以施施拒人

也在閭巷匹士修治一身者猶尚如此况人主居億  
兆之上任君師之責必也明是非勸懲執羣言用  
其中然后國其庶幾苟或不然而惟以無染無惡為  
主自廣而狹人則其流之弊黑白混淆緘默成風終  
必至於亂亡而後已可不懼乎可不戒乎大哉 宣  
廟之教曰予願入於李珣成渾之黨孔夫子之訓曰  
不如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書曰好察邇言臣受  
恩如天圖報無地茲於辭章之末略附勉戒之語雖  
極僭猥寔出忠愛倘蒙 聖明畱神察納則實國家  
之福臣民之幸臣雖枯死草野亦與有榮焉臣無任

屏營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今者所陳不知予意不染于此者謂廉潔其身者豈混沌之謂不惡於彼者謂非刻迫私黨者亦豈沕淪之意哉頃者南有容挾雜以陳心甚非之卿何謂此非予本意卿勿過辭其卽上來察職

辭大司憲疏

伏以臣向於 寵擢獎諭之下不惟中心愧恥若撻于市竊爲 聖明惜其舉措之失當絲綸之非宜猥陳辭疏敢暴賤臣之本末兼附陳戒之語意雖忠愛言涉狂率惶恐縮伏恭俟嚴譴矣及奉 下批辭旨

之隆重勤懇有踰尋常謂臣疏之誤揣示 聖意之所在既使愚臣破其疑惑且使中外咸知我 殿下明是非辨善惡而不取混沌沕淪之意則其有光於聖德實大矣奚但微臣奉承 恩批之爲榮也哉况又曲體下情旋禡繫帶臣尤仰感 天恩俯安微分矣曾未幾何有此 申命除書召旨次第下辱監授之職一之已誤其可再乎臣誠愧悚悶感不知措躬之所也顧臣以本來難進之身到今又有辭小受大之嫌其不可冒出也益央矣伏乞 聖慈俯垂諒察亟鑄臣職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伏以天機不息歲律既更三陽回泰萬品俱熙洪惟  
我 聖明體天行道對時育物 聖學日新 聖治  
日躋以基我東方億萬年無疆之休是猷畝賤臣所  
祝之誠也仍惟我 春宮邸下年及入學期在隔月  
近伏聞 殿下將於 太廟展謁時使之隨 駕臣  
於是不覺蹶然而起奮然而忭追思十數年前 聖  
躬孤危 宗社綴統之日中心幸喜殆不能自定竊  
想我 祖宗在天之靈亦必鑑臨悅豫於冥冥之中  
新年邦慶豈有大於此者顧臣負譽在野無由一隨

諸臣之後獲覩盛儀之舉為罪為恨曷有其極竊自  
伏念臣積罪如山而受 恩如天舉其大者而言之  
在昔忝叨春坊之初因科榜之多言祖先之貽辱決  
意自廢八九違 牌而不知止此豈眇末新進之臣  
所敢為者而曲荷 寧考包容之德不惟不罪終  
靳例罷繼以誕降 王言昭雪先誣及臣毫無報效  
屢遭危辱遂為自靖之計辜負罔極之 恩而朝廷  
猶不忍於誅絕 除命相續收名不置此實出於  
先大王追念臣祖之忠不棄其後之 盛意也逮至  
當子即 宥臣於嶺海遷謫之中歸見八耄垂死之

母仍處臣以榮塗極選又責臣以實錄纂修之任至  
諭以君臣之間豈有一不知面之理此等 寵眷在  
古亦罕而臣則偃然昧然不思奉承臣子分義掃地  
盡矣又因命途窮獨心火膠固隨意浮遊便同狂漢  
而乃蒙 聖慈矜恕不加督責目以方外之人任其  
優遊自在十年之內再陞 寵資過情之褒榮動遐  
邇私懇干恩而特許繼絕瞽言觸諱而 隆批優容  
風憲之首經幄之長纒遞旋授有若非臣莫可者然  
其視古聖王優禮野臣之意不啻過矣挽近以來負  
犯如臣而 寵遇如臣者有幾人哉間聞 聖上以

法繩下朝臣以言獲譴臣之區區竊爲 聖明憂歎  
之餘亦未嘗不以臣之倖追郵罰獨被 感恩爲感  
媿之深也今於新 命之下又復違傲敢將微懇仰  
瀆 崇聽而當此一歲之首國有慶禮之日臣子蹈  
忭之情自不容不披露深望 聖明益勤求治之誠  
且軫貽燕之謨以鞏固我邦本兼暴臣負罪之實感  
恩之悃亦望 聖慈諒察亟鑄臣職名仍勘臣負犯  
無使 恩命屑辱罪戾層積實公私之幸並惟 雷  
神焉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大司憲疏甲子

通鑑通考 卷七  
伏以臣於去晦獲逋是任 恩數所及私心稍安不  
意又於今日政新 命又降除書有旨次第臨  
辱臣於是幸喜未久憂惕罔措繼之以駭惑失圖也  
夫風憲長席是何等位望亦何等責任在前名臣碩  
輔之所榮幸而逡巡者其不可人人而輕授也審矣  
如臣者以人則庸下以踐歷則該司佐貳曾未一經  
兼以逋伏田野有重釁而無寸勞當初擢授已非公  
議而其後除拜殆無虛時入夾未一歲已至四次矣  
朝廷官職非不貴重一或濫與反為輕賤以今觀之  
近日官職之賤且輕未有下於是任者也目今朝著

可合是任者固多其人而特以 聖上厭聞讜言輒  
罪言者朝臣以言為戒視言地為坑穽一經言官百  
計辭避故銓曹舉擬多及於在野之人 聖上亦利  
其緘默不言乃有此不住 除授耳此不惟在臣私  
分惶愧靡容其損國體而累 聖德實非細故也念  
臣辜 恩逋命罪犯層積今當邦慶荐疊大小頌賀  
之日既不得進身班行以伸臣子之分又陳祈免之  
章瀆擾 宸嚴如此臣罪至此尤大矣伏乞 聖慈  
念公器之至重諒私義之不安亟將臣所叨之職先  
賜鐫遞仍 命有司勿復檢擬且治臣逋慢之罪以

通志通稱 卷七  
警目千條千萬幸甚

辭大司憲疏丁卯

伏以臣之踪地老病不可復出世路之狀不惟舉世之所知 聖明亦嘗見處以方外則雖間司漫職固不可以虛糜至於風憲之長何等重任政令之所由以行紀綱之所由以立而耳目之所賴以聰明者也雖在廷夙夜之臣固不可人人而輕授况如臣者本以非才重以自廢一再濫據已云無謂而十許年來旋遞旋授不知為幾十遭乃者猥叨又在於前月纔遞之餘通計歲月之間賤臣虛帶之日居多他人見

授遞易頻數亦未聞有委任責實之效風憲之職便為今日等閒窠果使是職無甚關緊則已自非然者而如是瘳廢則政令何以不弛紀綱何以不紊亂聰明何以不壅閉也臣屏伏田野朝政得失固所不知而即此亦可見朝廷上尚虛文無實效之一端則賤臣慢塞之罪尚是細故國體損傷寧不慨然伏乞聖上特加諒察亟鑄臣職移授可堪之人而責其實效仍 命選部勿復以已廢之賤蹤檢擬於政注間俾得安意自在以卒天地生成之澤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通志卷七  
答曰省疏具悉一欲見卿卿非高蹈隨職過辭於分  
義何卿其勿辭從速上來察職

辭大司憲同 經筵疏戊辰

伏以臣於數昨伏奉今月六日 教旨二度一以臣  
為司憲府大司憲一以臣兼同知 經筵事者繼而  
有駟召之 命臣是三十年已退之身職是累十遭  
積逋之地則其自廢難進之義惶悶靡措之狀有不  
敢輒煩覩縷而竊念風憲之職經幄之任其所以維  
持國綱輔導 君德關係至重雖在朝家無事之日  
尚不空人人而輕授矧今 君道日亢臣道日卑而

有天地不交之象人心陷溺義理晦塞而有 宗社  
危亂之兆 宸情過哀於貴主之喪而羣下之憂無  
涯年穀判歉於晚旱之灾而民國之計罔措是空大  
小臣僚惶惶汲汲竭忠慮盡忠智庶幾裨輔其萬一  
而乃以此耳目論思之任委之於屏退之臣一任其  
瘠曠而莫之恤焉一政如此他可類推尚何望振國  
勢於將頽扶世道於既下也耶且臣於昨春秋伏奉  
批旨有曰一欲見卿此與乙巳年間疏 批所云君  
臣之間豈有一不相面之理者同一旨意夫 殿下  
之於臣眷眷欲見至於如此則臣獨何心不忠所以

一瞻 天顏仰承德意耶第臣區區所執竊以爲趨走候謁臣子之小禮仕進報效人臣之大節大節既不可論則小禮或近煩屑耳此臣所以雖承前後恩教申懇諄切而終不敢爲奉承之計者也臣既無可進之勢而妄竊惟念 殿下所以爲今日祈天永命之圖者豈不在於得其人共天位治天職而所謂其人亦豈不在於山林宿德之臣草野遺逸之士乎歷數當今不爲無人而未聞其招徠而嚮用間或有一二赴 召者而言不見用狼狽而歸了無用人之實徒爲識者之歎如是而乃於不肖無能如臣者游

加 恩數眷顧不已其於舉措豈不謬誤耶憂愛之深僭易及此惶恐死罪伏乞 聖慈濼軫名器之不可虛授俯察微臣之不可冒進亟將臣本兼兩任併賜鐫述以優公私不勝萬幸

別諭後到鷗湖辭疏

伏以臣於今月初二日在鄉廬伏奉去月二十七日承政院成貼 別諭十行絲綸辭旨藹然首論君臣之義不可不相見次及微臣本末而嘉尚之仍舉臣逮事 兩朝之舊至愴 聖懷末言不復煩以職事必欲一見之意仍 命授臣同中樞使之優於入覲

通志卷之十一  
者 聖意隆重 恩榮曠絕遠近瞻聆莫不聳動臣  
是何人得此於 君父愴怛感激罔知攸措伏念臣  
以世祿之裔受 三朝之恩絲毫無補不幸自廢一  
瞻 天顏豈非至願而區區妄自以爲身既永退不  
可復盡其報效之責則趨走候謁特其小小節目耳  
是以前後 恩旨非不勤懇諄切而略不爲轉動之  
計有若全昧分義者然然其中心豈若是恣然乎哉  
每念年衰病痼死無日淡恐生不識君父之面死  
將爲不瞑之鬼矣今此異數視前所被萬萬有加捧  
讀以來涕血交頤臣既到此地頭空卽趨承之不暇

而顧臣曾以五品之官退處而今以二品朝章進見  
實有辭卑居尊之嫌間嘗粗效奔問之誠祗謝宗正  
之 命而官是堂下時在亂中則固無嫌也此則於  
私義大有所不安臣雖欲貪榮冒進得乎臣於 恩  
命之下不敢偃蹇在家欲詣城外陳疏力疾登途行  
到廣州地症情越添無路前進茲因縣道露章仰籲  
伏乞 聖慈諒臣難進之義憐臣垂絕之喘亟將新  
授中樞之任先賜鑄璽許臣歸死鄉廬實天地生成  
之澤也臣無任惶恐懇祈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頃者下諭非比例諭卿何復辭資品

正治通和 卷一  
之其殊事勢固然噫人臣分義無所逃於霄壤卿非  
高蹈之士何處義之太過乎卿其空遵前旨其即入  
謝予當見焉

筵說別論

戊辰十一月二十  
六日入侍時

上曰予昨夜誦先朝御製忙登北苑家何遠之句  
此則壬辰予出閣之後也聞柑魁李鎮國生於壬  
辰云聞壬辰字自然興感矣即今世道如許予亦  
衰老追慕先朝豈無興感乎同副承旨俞寂基  
曰上候方在靜攝之中而每以此等之事傷感  
臣切悶之伏願平心保養焉上曰金鎮商方遠

何官乎寂基曰似纔進都憲矣上曰故豐陵每  
請獎用而未果矣遊山尚今爲之云然否戶曹判  
書朴文秀曰聞三八濟州云矣上曰三往則過  
矣寂基曰豈有三往之事乎一番則往遊云矣  
上曰金鎮商曾於戊戌爲春坊而其後不復出矣  
惜哉予不知其面也寂基曰自己交決意不仕矣  
上曰金鎮商歷事兩朝而君臣之間君不識臣  
面臣不識君面君臣之義豈如是乎予今老矣朝  
暮之人必欲一見而乃已若聞此教豈不來乎寂  
基曰金鎮商無嗣續命窮無所寓懷每遊山水之



間足跡殆遍八路而國家如有緩急此人必先爲國赴難矣 上曰崔奉朝賀志在恬退故予不奪其志矣到戊申果立功王室金鎮商安知不如崔乎予若以職名召之則予非道理若以職名赴之則金鎮商亦豈爲此君父只欲一見其面則豈不來乎今若召見而卽送則人必曰惜不用其才而予意則只欲一見矣寂基曰勵末世之道莫如用恬退之人矣今此 下教中外聞之孰不聳動而起感乎 上曰己爲野人云然否文秀曰金鎮商到山川勝處輒濯足而作歌氣像好矣昔李泌以

山人畢竟爲唐室柱石之臣如金鎮商輩必爲李泌矣寂基曰金鎮商有才識能文章善筆法求之今世不可易得矣文秀曰脫有疆域之憂此人不可自來矣 上曰其形容何如寂基曰豐厚而實則清癯有山野窮人之態矣 上曰金鎮商能彎弓云然乎寂基曰有食積之病常習射候矣 上曰遊山之行以匹馬作行乎寂基曰似必以騎卜行矣文秀曰所到處守令貴其人而必助給行資矣寂基曰三十年恬退之人自 上一朝若因其來使之出脚則此豈國家體羣臣之道理而金鎮

商亦當作何如人耶 上曰予豈爲此今日下教承旨必使金鎮商知之可也 竊基曰金鎮商若聞此 下教則豈不忠所以感激上來而但其疾病有無不可知矣 上命承旨呼寫 別諭曰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霄壤有臣而其君不知面有君而其臣亦不能見可謂義乎前都憲金鎮商當初處義予則曰固執故昔年因相臣陳達而有所對矣伊後忠之予忠過矣噫彼宰臣恬退必有所守故覺而嘉之有特命陞資之事而連以官職名之此名其人而閑其門也自慙誠淺近聞又遊關東

云聞此靜夜思之此人逮事 兩朝戊戌嘉禮時春坊予亦知之其所恬退乃在翌年噫事 兩朝之臣年近七十而自靖遨遊其志可尚若此而爲其君猶不見其面追惟曩昔我心興懷此亦豈三條勅元良之意乎使世臣終不見其君而老於牖下則此非徒遺其臣是豈追惟昔年之意乎中夜興思我心愴然今若以職名名之此非遂宰臣雅操之意其於宰臣亦豈有三十年恬退之意乎成其美見其面此亦誠實底道而雖然此非高蹈之士則其令布衣登途國體攸關其令兵曹特除同

通鑑通考卷之十一  
中樞自政院以此下諭使之一來而見我焉噫今者之名即欲一見兼問兩樂以慰靜攝者也宰臣何忍固執也

再疏

伏以臣仰陳血懇伏奉 批旨詔臣以 別諭之下不可復辭責臣以非高蹈而處義太過促臣遵前旨入謝者臣誠惶恐固措繼以駭惑失圖也臣非不知恩數曠絕瀆擾為懼而臣心既有所未安 君命亦有所難受蓋臣於退處以後所蒙濫資 恩銜雖不敢不謹書於辭疏而每念踧踖若無所容今若晏然

進身冒謝新 命則是臣自處以二品尊秩也中間力辭不拜之意果安在哉歷觀古昔有以高蹈之士而輒承君召者嚴光陳搏是也有以賤品之人而不赴君招者虞人是也槩其所處各有攸當未聞以太恭病光搏太過責虞人者也臣雖愚賤不足比擬於古之高士而其所自處不欲後於虞人今之必欲辭二品而以五品進見者是何異於不膺旌招而待皮冠也哉 殿下每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霄壤責諭於臣臣雖不肖粗聞事君之義矣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徒以趨走承命為恭為敬者婦寺

通雅遺稿卷七  
之忠也君臣之不相知面固是人道之欠闕而亦何  
關於君臣之大義乎若以臣之平日不能責難陳善  
謂非事君之節則臣固受而為罪以臣之今日不能  
趨走承命為有傷於無所逃之義則臣不敢以為  
然也朱夫子有言曰士大夫辭受出處關風俗之盛  
衰今臣所執雖若小節而若論所關則不輕反復患  
惟迷見莫回匹夫難奪其志明主不枉人性天地  
父母豈不諒只縣道再疏既有朝禁在外煩瀆亦所  
不敢昨自近畿進伏城外恭俟進退之命倘蒙  
殿下俯察微尚亟遞臣所帶同中樞之任許臣以堂

下朝服祇謝軍銜一見而罷遣則體下之仁臣之大  
幸如以臣之屢拒嚴命顯加誅罰則進未瞻天退  
而填壑信乎命窮亦復何言惟聖明裁之臣無任  
瞻望徬徨屏營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頃者下批之後又復撕捱其在分義  
豈可若是卿勿復辭即日入謝焉仍傳曰金鎮商  
批下其令今日內入謝謝恩後使之入侍

自新郊徑歸疏

伏以臣本以世祿之裔受恩罔極非若高蹈之士  
果於忘世則其一瞻天顏之願耿耿在心食息不

進海遺稿 卷七  
懈自承 別諭衷情倍激不暇他顧顛倒赴 名而  
第以區區私義有難冒進者故連章祈懇瀝盡心血  
伏惟 聖明亦已俯燭而前後 批下輒失所圖此  
由臣誠淺辭拙不能乎感而然猶徊徨眷係不忍便  
歸者冀幸 聖明之一察而或開其可進之路矣以  
至今日 天聽愈邈 賤疾愈篤若又一向淹候僵頓  
旅次則生行死歸被笑一世此固不足恤而孤負  
恩意貽累 聖德此臣之所大懼也百爾思量不得  
已留疏徑歸分義都虧生亦何為至願莫遂死將不  
瞑回望京闕涕淚交下不特如古人終南渭水之戀

而已伏乞 聖慈俯察微守亟鑄臣所帶之職仍治  
臣慢 命之罪以安賤分以嚴公憲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噫人臣分義無所逃於霄壤今番特  
諭非為卿也人臣間此教豈忍徘徊今者樞銜不過  
遵國例則卿非高蹈之士咫尺城外一章二章末乃  
投章而歸此何分義其誠過矣其誠過矣然秉彜之  
心人所同得卿豈無戀闕之心其所名非職名也乃  
欲一見今覽此章固執可知留其章而三思焉古昔  
聖人亦難違匹夫之志感名而來悵然而歸則此所  
謂何意而名何意而放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者

特收樞銜仍付軍職使卿任優承召聞承宣所達處  
畿甸而待批下承此批豈無動意卿須感其遂卿心  
之意宜即入城

歸到南漢再疏

伏以臣情窮理迫靡所因極疾病且苦急於歸死雷  
疏徑發有若逃遁行到廣州地病狀越添無路前進  
僵卧逆旅進退維谷惟缺鉞之誅是俟及奉 批旨  
不惟不加刑章十行絲綸責諭備至有若慈父之詔  
迷子仍 命速同樞付軍銜使即入城者不知以臣  
愚賤以臣負犯何以得此於 君父臣誠驚惶感激

不知死所 殿下既憐臣迷滯以開臣可進之路則  
是曲為臣地安若無復可辭之義以臣含涕徑歸之  
懷豈不欲蹶然承 命而顧臣所苦寒疾之外面腫  
纔潰而瘡根未拔病勢尚劇似此困篤之狀醜穢之  
形實無時日內入近 清光之望雖以臣情勢言之  
伏見 聖批辭旨極其嚴截論以邦憲罪合萬死唐  
突趨進義所不敢且臣之姑滯江外實緣病重而承  
宣則啓以畱待 批下苟然則是臣遲徊不去有所  
觀望而要索也觀望要索非人臣之極罪乎臣今冒  
進則雖無此心人孰信之臣固不敢自處以二品之

近海遺稿卷七  
尊而朝家之待之他人之視之不比下品庸賤則其去就進退不可顛倒率爾喪一身之廉隅駭四方之聽聞上以貽累於聖德也明矣抑臣有區區愚見不敢自外於父母之下者臣雖不肖略聞君臣之義矣臣之事君也誠忠之外亦自有分義而君之於臣也則不然其出於古之傳記者不過曰使臣以禮體羣臣而已今殿下之專以分義責礪臣下者得無與聖人以禮以誠之意不同乎臣若徒以畏分義休罪罰奉令承教為恭而無誠意惻怛以將之則亦豈古人所謂進以禮之道乎此亦臣趙趙不敢進

者也臣嘗欲一進此義於殿下之前矣今因聖諭之屢及有不可顧小嫌而不言故敢冒死而陳之此不特關臣之去就亦愚臣忠報殿下之微悃也倘蒙殿下留意焉則聖德之光臣民之幸也噫昔孟子於去齊之日三宿而後出書至曰吾豈捨王哉其眷眷憂愛之意千載之下有足動人夫以一時賓師去列國之君而猶尚如此况以世祿之臣受三朝罔極之恩又蒙殿下曠絕之數何敢一日而忘吾君哉今雖病劇情危不得已仍尋鄉路而幸而君靈所及不遂溘死則他日亦豈無趨承前

命入瞻 天顏之路也哉顧臣積罪如山 明廷按  
法之論必不容貸雖以 聖度如天亦難每赦賤疾  
奄奄又難支活刑戮之加鬼事之迫非朝伊夕臨行  
此疏恐成永訣臣無任瞻天望聖泣血俟罪之至

還鄉後請被譴罰乞逋 經筵附陳所懷疏已

已

伏以臣於徑歸之後伏奉畱疏之 批又舉人臣分  
義之無所逃責臣之慢病臣之執仍察臣微守之難  
變收臣樞銜付臣軍職使之任優承 召是許臣以  
堂下章服進見矣臣於是有所仰見我 殿下曲遂

之仁雖使臣自為之計亦無以過此私心榮感繼以  
惶慄益知臣率易退歸之為罪也蓋 殿下之於微  
臣庇覆恩勤無異天地父母而臣之所以報 殿下  
則不惟無絲毫可言跡臣近日所為有若都無人心  
全昧臣節者然臣自知罪人謂斯何揆以邦憲空伏  
重誅而尚此倖逭實是意外竊想 聖度包荒比如  
慈母之視子矜其愚迷不忍訶責而 明廷執法之  
論恐不但已也然臣雖甚狂疎昏謬亦異木石之無  
知其於君臣大倫豈不欲自盡其誠而區區妄意欲  
粗守古義於去就之際以為不報之報而轉輾蹉跌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以至此耳當初未即承命之由則聖明業已俯  
燭而若臣既發之行不得復路不但為病狀方篤歸  
死是急告歸之蹤待批還入跡涉觀望事近要索  
決非臣義之所敢出而其時承宣之啓蓋由於未諳  
臣實狀而然臣之在道一疏固已略陳此意而見卻  
喉司未獲登徹雖以天日之明何以俯燭乎此尤  
臣悚慄抑塞求死不得者也噫始臣西上專為一覲  
而退終歸緯繡只為負罪之身命之窮矣病隨而甌  
歸家之日累至殊域雖幸而少延尚委枕席殆不省  
事數行文字亦無以締成今始略伸籲呼惟願亟被

嚴誅以昭法紀且臣所叨經筵兼銜亦係宰秩倘  
蒙并賜收還俾便行止則待臣病起之日一遂瞻  
天之願即臣區區所至禱也抑臣於前日聖諭中  
竊有所感慨於愚衷者不敢終隱臣誠死罪殿下  
以臣之好遊山水意或有得思欲顧問於清燕之  
暇而顧臣遊觀只緣窮獨壹鬱欲以寫憂而止有何  
仁智之樂可以仰稱聖旨者耶雖然傳記所載可  
稽而知此惟在殿下益味聖人之言常服聖人之  
行仁以為體智以為用質之以厚重不遷文之以周  
通無滯以之涵養一心酬應萬變則將見聖體享

無疆之壽邦國有從欲之治其功效之廣大豈止有  
補於一時靜攝之節也哉苟如是則聖人二樂之趣  
不出九重而自得乎方寸之中何待臣愚一二談乎  
若曰某山之佳某水之美則是不過匹士之小觀固  
非 聖上之所宜問亦豈微臣之所敢對也至於分  
義二字是人臣之所以自勉於事君者而非君上之  
所以驅使羣下者也其出於傳記者不過曰使臣以  
禮也體羣臣也則何嘗有以分義督責其臣下者乎  
且以分義言之分有士夫婦寺之別義有君子小人  
之異士夫君子以引君當道為分義小人婦寺以趨

走承順為分義而竊聞 殿下每以待小人婦寺之  
道責之於廷臣不問其賢愚貴賤一切以趨走承順  
為人臣事君之第一道理夫 殿下之待羣下如此  
其薄故羣下亦不自愛其身惟爵祿是饕進取是急  
日趨於卑下汙賤之域其流之弊遂使嗜利無恥之  
輩布列于朝著懷道抱德之士遁藏之不暇此實  
殿下道率之化有以致之此臣所以深憂永歎欲一  
警欬於 殿下之前而不得者臣既抱此耿耿輒敢  
附獻於疏末以冀 聖心之有悟而改圖焉此實猷  
畝賤臣所以自盡於分義者也惟 聖明恕其愚而

諒其忠焉臣無任惶感所懇之至

正月二十一日儒臣入侍時傳曰金鎮商頃日之舉其涉過矣而縣道封章亦違式例則非大臣亦非儒臣而政院又為捧入其涉不察雖嘉其操朝廷紀綱亦不可因一宰臣而虧矣當該承旨從重推考其章下送

辭副提學兼帶右副賓客書辛未

伏以臣於除授館職之後猥陳辭章仰請譴罷而乃蒙睿度涵容恩批反降諭臣勿辭促臣上來此已萬萬悚感而間又伏奉大朝有旨以臣為侍講

院右副賓客仍命駟召者臣於是一倍震駭靡所容措似此華銜緊任有非退處滓穢之臣所可濫叨虛帶即宜控懇祈免而不惟瀆擾是懼且意清朝之上必有公議以此泯伏以待矣側聽數旬未有處分茲敢從縣道露章申籲伏乞 卹下特垂俯諒亟將臣實兼兩任并行鐫罷仍勘臣前後罪犯以昭法紀使公器無玷私分獲安千萬幸甚仍念臣竊伏田野未嘗一登 高筵仰瞻 溫文之容而區區延頸之忱自不後於在廷諸臣時因傳者之言伏聞 卹下睿孝日彰睿學日進 宗社之福不勝抃贊今忝

宮賓方寸益激宐有芻蕘之獻以效奉勉之悃而顧臣負罪嬰釁不敢自同平人無由一陳瞽言無任憂愛耿耿之至

獎擢後辭疏 癸酉

負罪臣金鎮商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 主上殿下伏以國家不幸 賢嬪世孫兩宮相繼傾逝伏惟 聖情止慈悲慟何堪所幸邦運回泰 三宮疹候一時平復臣民慶忭曷有其極見今三陽載屆萬品咸熙 寶位仍臨邦命維新體天行道勵精圖治回國勢之衰

微濟民生之困悴用基 宗社無疆之休是猷畝老臣區區之祝也仍竊伏念臣之負罪待勘五六年于茲矣當初情實已經陳暴伏想 聖明尚或記有今不必煩複於年久之後而一瞻 天顏臣子至願而既不得遂疾趨 君命臣子分義而又未祇承蓋自有咫尺之守而執跡而論實涉不恭末後一疏遂命還下捧入承宣至被重推臣罪於此益無所逃揆以邦憲誅戮猶輕雖蒙 聖度寬容罪罰不加 除命屢下而私心惶悚久而益深自是以後凡於辭職之章不敢猥書資銜輒稱負罪臣不復以恆人自處

退還遺稿 卷七  
矣乃於千萬夢寐之外 動駕倉卒之中特下 褒  
旨仍命超擢以臣爲知中樞府事繼而有栢府新  
除臣誠震駭惶惑罔知攸措顧臣自廢寶緣才識魯  
莽情病危苦不過爲退而自靖之計非如高蹈之士  
有介石之操則特一辜 恩負國之人耳使得息偃  
田廬亦云幸矣今乃與恬退在野之臣混加 獎擢  
豈非萬萬不似乎至於礪世之 教不惟臣心羞愧  
欲死其爲損 王言之重而駭四方之聽非細故也  
伏乞 聖明俯加諒察亟收 恩旨及資級仍遞臣  
所叨之職勘臣前後負犯以嚴公法以安私分不勝

萬幸臣之向來負罪實在 大朝今番 恩擢亦出  
大朝故敢將請罪乞遞之疏冒萬死直陳于 大朝  
臣尤惶恐俟罪之至

壬申十二月十七日 上幸彰義宮時 下教曰  
金鎮商與尹心衡真耿介人也得遂其志於此世  
心甚嘉尚且三日潛邸亦不無愴懷二人特爲加  
資承旨書之右承旨李奎采秉筆 上曰今日起  
感前都憲金鎮商前副學尹心衡清介之節到今  
追思心甚嘉之今日豈無特諭金鎮商特授知中  
樞尹心衡特授同中樞 上曰雖除此職又何知

其必爲行公而予意則可伸矣又 教曰金鎮商  
尹心衡不偶然矣金鎮商頃以郎廳服色請現者  
酸矣而此如觀過知仁其亦不偶然矣予以此等  
人非謂其必行公而漢光武豈不首名嚴子陵乎  
此予一初之政而首爲此舉者有意矣今人一資  
半級亦皆爭之予甚惡心矣 命書傳教末端以  
礪一世四字後 上曰如此書之則可以知矣遂  
上此疏政院以不陳 小朝有違近例還下送故  
又措辭陳書

辭右叅贊書癸酉

伏以臣負罪待勘五六年于茲矣前後辭章不敢猥  
書資銜輒稱負罪臣之由曾經 邸下之俯燭今不  
必每每煩複而尚靳誅罰已荷 寬恩乃於去冬十  
萬夢想之外特下 褒諭超擢臣以知中樞府事繼  
有憲職之 除此乃古今曠絕之數有非負罪賤臣  
所當得者臣惶感之極卽上辭章而臣竊伏田野未  
諳 朝廷體例妄謂臣負罪實在 大朝蒙擢亦在  
大朝且近來章奏之直陳于 大朝者徃徃有之則  
仰籲 大朝不至爲罪遂上請譴之章于 大朝乞  
收 恩旨矣喉司以有違近例而卻之臣尤不勝悚

愧仍卽上書于 邸下冀蒙鑄免喉司以臣違職而  
卻之其後有知敦寧之 命臣又亟上辭書則喉司  
以臣章首負罪二字大違格例又以初行所陳 邦  
慶國憾之語爲後時而卻之臣之辭章凡三上而三  
卻矣臣於是自頌不敏之罪而亦有所訝惑者夫國  
有哀慶臣子初上之章仰陳悲喜之忱情禮固然而  
喉司之以此爲言已是常情之外若夫負罪之稱自  
昔臣僚多有行之者臣亦自戊辰以後至于今稱之  
而未嘗以此見卻于喉司 邸下亦未嘗以此罪臣  
則喉司之忽以此卻之臣實莫曉其故也噫臣之負

罪之稱實是私義之所不敢已者而亦既屢徹於  
睿覽則不可以喉司之一言而遂已之若仍前稱則  
登徹無望故臣不得已泯伏俟譴已過半年 恩擢  
之下區區情實尚未一暴分義都虧惶隕日深乃者  
政府新 命遽及於負罪在野之身仍有駟召之  
旨臣間 命震駭益無所容臣於此窮隘迫他不  
暇顧茲敢冒暴衷悃於 貳極之下伏乞 邸下俯  
察臣有罪空勤無善可獎仰稟 大朝還收 褒旨  
資級亟削臣本兼兩任仍 命有司治臣負犯以昭  
法紀以安私分不勝萬幸

達辭

因書 答未安避嫌達辭持平時

伏以臣於再昨書陳尹宣舉書院撤去文板盡毀之請意謂卽 賜準可矣及奉 下答至以書院勿毀務歸得中盡毀全板殊涉過當爲 教臣於是大失所圖實不勝訝惑抑鬱之至夫中者至正極當不可移易之謂也宣舉之罪名至重旣施追削之典則今茲毀院自是正當應行之事豈可以爲非得中而反以爲過乎今之斥宣舉者之言曰追削毀院斷不可已黨宣舉者之言曰追削毀院決不可爲今 邸下

不究其罪之輕重不分其言之公私而參用兩言之間只削其爵不毀其院而謂之 處分得中則是何異於子莫之執中耶至如毀板事如以爲不足毀則已毀之而只毀數板事體之苟簡莫此爲甚况其文字中譏毀 朝家優辱儒先可駭可惡之說不止其所毀數板而已耶若因他罪而至毀文集則未知何如而今以其文集中有誣悖之說而盡毀其全板有何一毫過當者耶嗚呼宣舉之罪可勝誅哉自以失節負累之身常懷畏首畏尾之心假借爲學之名陰濟掩飾之私而且見先正任世道之日以言論文字



遜海遺稿 卷七  
之不少假貸於背馳節義之人積招怨憾漸成禍根  
遂乃益生營窟之計反懷倒戈之志每事必欲與先  
正相反外爲忠厚之態而不辨賢邪內主利害之見  
而專沒是非對人則言語牢籠立言則旨意回互由  
是之故人莫不喜其招納被其誑誘而鮮有能自脫  
者矣及至庚申以後世道嬗變朝論歧貳則其子拯  
襲其父之餘智乘衆憾之久伺擠先正於萬仞坑坎  
而馴致己巳罔極之禍然後宣舉父子則居然爲大  
賢眞儒矣然其怨嫉之心猶以爲不足遂以先正平  
生所秉執之大義歸之於虛假而譏切之言至及於

不敢及之地究其本則實始於宣舉一人之身欲掩  
譽累巧占便利而 朝家不早明辨痛斥一任其僞  
作道理誑惑一世之故耳其爲國家之變斯文之禍  
有不可勝言者矣何幸近來 處分大定是非已明  
尊賢斥邪辭嚴義正向之被其誑誘執迷持誤之類  
多有去邪而歸正者此莫非我 聖上明國是而正  
人心之效孰不欽仰慶幸於斯時也只削其爵而不  
毀其院只毀其數板而不毀其全板則人皆曰 朝  
廷雖追罪宣舉而猶以賢者處之故不毀其院雖以  
誣毀之說毀其數板而其他文字多有補於世教有

不可泯沒者故不毀全板然則國是既明而反晦人心欲正而復撓將來國家斯文之憂殆有甚於向日息之至此寧不寒心臣為是之懼不顧禍福敢陳一書極言竭論欲使我 邸下亟嚴 朝家之處分益正一世之趨向矣未蒙聽納之 音反承過當之批其何敢晏然於職次乎昨緣賤疾適苦今始來避所失亦大請令遞斥臣職

因禮曹申目大臣收議引避達辭

臣於日昨以仁章里改葬時 邸下不當行望哭事敢陳愚見至承令該曹稟處之 教臣於是見

邸下好禮不自專之盛意及覩該曹申目與大臣收議竊不勝訝惑焉諸議大要以為改葬禮節一遵始葬之儀則今此望哭亦當倣前以行云夫一遵始葬云者不過謂殯斂之具窀穸之事非指制服之節哭踊之數也禮當服三年者服總其餘無服固有以殺之也今以 邸下之哭於始葬者為改葬必哭之例則不但非殺其禮之意且始葬之哭在 邸下服未盡之時則又何足援論於改葬乎且以 邸下所已行者言之壬午初期時有望哭之議其時禮官引伯魚哭夫子甚之文有所陳稟 聖上以喪服已盡似

無哭禮為教議竟不行今 邸下既不哭於期而反  
哭於改葬則豈不近於始殺而終隆乎收議以為尸  
柩出地重壤復閉而尚不得遙望一哭則生育之恩  
反同路人云 邸下當昔初期之日其欲一哭而伸  
情者必有加於今日而乃勉抑而不之哭焉此所以  
體 聖意而遵禮訓顧何傷於生育之恩而致有同  
路人之歎乎申目以為臣下之喪亦有舉哀之節則  
何以加其禮之說亦恐未之深思云臣之所陳者只  
在於改葬一節則毋論上下之禮初喪舉哀非所可  
言其所謂未之深思云者臣實未曉也噫自古孝子

仁人之隱傷掩涕莫伸私恩者固多矣此豈薄於所  
生而然哉誠以禮有大防情難徑行故也然則今諸  
臣之不究應殺之禮惟欲使 邸下行望哭之節者  
臣竊病之臣之區區或慮 邸下至情所存過而失  
禮敢效無隱之忱而今者諸臣之議如此其何敢晏  
然於職次乎請令遞斥臣職

請尹宣舉書院撤去文板盡毀達辭

追削罪人尹宣舉平生本末畢露無餘其爵未及追  
削其院所當先毀而爵則既削院獨不毀古今天下  
寧有是理且夫當初許立其院者不過以改過一事

爲賢而後來宣舉乃自處以初無過失之人其子又以其父爲初無可死之義則是元無改過之可論者矣然則特一失節負累之人耳豈可使失節負累之鬼濫受俎豆之享耶是與立淫祠設荒醮無異卽此一歎其院不可仍存而兼之以罪名甚重已爲追削者乎至於毀板事如以爲不足毀而置之則已今毀之而不毀全板舉措之苟簡莫比爲甚旣曰其書誣毀 聖祖語意絕悖云爾則並宜投諸水火永絕根本設如所毀數板之外皆無疵瑕亦不容顧惜存雷而况其他文字無非可駭之說欲掩其身累則依附

亂賊曲成道理欲逞其已私則譏疵儒先妄加品題言辭回互旨意隱晦無一毫明白直截之態一言以蔽之曰眞小人之文也其壞世道害人心誠非細憂其在癉惡斥邪之道尤宜盡毀而痛絕之也蓋毀板猶不容但已毀院尤何可持疑而旣許而旋寢久爭而尚靳輕重乖宜 處分失當人心去益憤鬱公議因此齊激請亟寢尹宣舉書院勿毀之 令依前回達施行仍令本道盡毀其板本

請朱益桓境上臬示達辭

義州呼訴客使人朱益桓境上臬示之請兩司俱發

閱歲論執而尚靳準許之 音輿情憤鬱久而益激  
夫益桓之事誠一無前之變恠原跡原情俱極痛駭  
有萬戮猶輕之罪無一毫可赦之端而 朝家猶不  
忍加誅臣於此有以見我 殿下暨我 邸下之漢  
仁至德也若使 聖朝响嚅懷保之澤溢於域中凡  
爲我赤子者無不安其生樂其業則雖撻而使之亦  
無往訴之理必其飢寒疾苦之極失其天性流離顛  
連之餘無所歸告至於奔狂道路叫訴異類而不知  
爲恥靜言思之不覺寒心竊意 兩宮於此必盡然  
傷怛自以响嚅懷保之澤有所未盡而致有此民方

自責躬之不暇謂彼益桓誠有何辜故不忍於加誅  
耳是固 兩宮漢仁至德雖臣之愚亦以爲 兩宮  
宐以自反自責也不惟 兩宮其時道臣及地主亦  
宐自知其罪也然而益桓之罪則終有所不可貸者  
渠亦人耳雖甚愚蠢沒理亦知飢寒之可苦流離之  
可悲則亦有一分人心豈不知以我民庶乞哀彼使  
之爲至可羞而尚忍爲之此必凶貪爲性不忌不畏  
惟惡所在無所不爲之一奸民耳置之大辟實無所  
惜雖以先王之仁保萬民其尤無良難變者則亟誅  
絕之今益桓信所謂尤無良者固先王之所宐絕而

私附他使要惠境外又係極律有罪如此雖欲無誅其可得乎且以邊防及後弊言之其流之害將不知至於何境則尤豈可不嚴加懲勵乎大抵益桓一出而辱我國家有三焉困苦其赤子至望救於他國則將謂吾君何如小民不有邦禁遮訴客使於大途之上而無所畏忌則將謂吾國紀綱何如國稱禮義人好廉讓而今忽乞憐醜虜不知污辱則將謂吾國民俗何如國之爲國失此三者其存餘幾雖如彼使亦必以此盡觀吾國之政而如聞益桓終免於死則益知吾國紀綱之壞而笑之也忠之至此寧不痛心

且伏觀我聖朝未嘗不存含冤忍痛迫不得已之意凡於辱國媚虜之輩毋論巨細深惡痛斥大義卓然足勵天下今使益桓竟違王法則豈不有歉於平日所秉執而積成者耶堂堂聖朝決不可以小不忍而傷大義請亟寢義州呼訴客使人朱益桓遠配之令特爲境上臬示

筵達

正月十五日賓廳次對引接時右議政李健命右參贊閔鎮遠刑曹判書李觀命訓練大將李弘述承旨權焜持平金鎮商正言魚有龍校理金雲澤輔德朴

聖輅假注書許錫兼春秋金履萬等入 侍諸臣奏  
事畢後臣鎮商進前伏口陳達辭仍陳所懷曰臣既  
以達辭仰陳又以所懷煩複殊涉惶恐而臣於向來  
待罪官官頻侍 講筵安以區區憂愛之誠屢進菊  
蕘之說輒蒙 邸下嘉納至以所達誠好當各別體  
念為 教臣於此竊有以見 邸下仁厚之德虛受  
之量出而對僚屬未嘗不欽仰感歎矧今忝居言責  
重任其所論執或係國家刑政之重者或係士林是  
非之大者既有所懷何敢以煩複為懼而不為陳達  
乎夫追削與毀院本是一串事而若分而言之則追

削為罪重也毀院為非賢也古今天下固多無罪而  
不賢者未有罪重而為賢者是故不追削而毀院者  
則有之追削而不毀院者則未之有也今 朝家之  
處宣舉既削而不毀有若一人之身而有可罪可賢  
者然 處分極為斑駁矣雖以施罰輕重言之追削  
者是深治之罰毀院者是未及於罰者今既行深治  
之罰而反靳於其未及於罰者輕重亦甚乖宜矣向  
日 徽答中書院勿毀務欲得中之 教有所不然  
者臺閣若請以加於追削之罪罪宣舉而 徽教以  
為朝家處分所貴得中此未免太過云爾則可矣而

延海遺稿 卷七  
今茲毀院只是殿後之事又非加等之罰則豈有過中之可論者乎以此等事理論之追削雖或不為毀院決不可已只削而不毀尤豈有是理哉毀板事前古可去文字之或投諸水火或毀破板本者未嘗不併投而盡毀未聞有略去而餘存者且見我朝近事朴世堂所著所謂息辨錄以背馳朱子之故 命盡去之彼其書亦豈無一二可觀者而不為分別者誠以 朝家處分不可苟簡亦以距諉辭闢邪說之道不可不嚴而然耳彼等只以異端而尚然况此文旣曰誣毀 聖祖辭旨絕悖且其所毀數板之外他餘

文字無非可駭可惡之說則其板之宜盡毀去也明矣朱益桓事雖曰飢寒所迫不顧廉恥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其罪狀萬死無惜雖以邊上防閑言之邦禁至嚴彼此截然而近來國綱解弛邊民詐頑其視彼人無異親戚故致有此事矣今若不誅益桓則益無所懲畏往來交通無復有防限我國隱秘之事無不漏傳不特此也脫有不幸如丙子之事則將必簞食壺漿而迎之尤豈不寒心微之甚顯漸不可長其可不嚴防而痛杜乎抑有懲前而毖後者曾於癸巳客使穆剋登之來也邊民處處齊訴多得物貨



其時道臣及遠接館伴使等皆見之而恬不為恠既不自本道治之又不啓 聞而治之故小民蠢愚視以爲常利其有得而幸其無罪乃有益桓出矣今不誅益桓則邊民必將曰癸巳之事 朝家所不問今日之事 朝家知之臺議峻發而猶不深治法不足畏也益加縱肆他日如益桓輩將接跡而出其人何可勝誅而其弊何可盡杜耶莫如及今痛懲早爲之所耳凡罪有可原者亦有不可原者盜賊者猶可原殺人者亦可原而此則決不可原也此數事元非持疑畱難者空速 準許而 卹下若以擅斷爲未安

則從容仰稟於 大朝以兩司公議如此不可不從之意導達後 準許好矣若 卹下以臣言爲不然則亦宜明白 下教臣當隨所教更爲反復論達若 卹下於此事或有所疑則今日大臣諸臣俱爲入侍試爲 下詢而處之亦宜耳臣因此竊有所慨歎慚恧者其敢隱默而不畢其說乎夫人君之置廟堂臺閣將使曰可曰否相難相濟廟堂之言是則從廟堂臺閣之言是則從臺閣然後君職得而國事成矣今則不然言出廟堂則未必是而信如金石言出臺閣則未必非而棄如糞土或臺閣以堂堂正論閱歲

爭執僅僅得請而因一大臣之言一朝還收則其後  
臺閣又復閱歲爭執而終不得請雖以此兩事言之  
毀院還寢出於大臣 廷達益桓減死出於廟堂覆  
啓故其不許臺議者未必不由於此也若無論事理  
之是非惟信聽大臣之言而輕棄臺閣之議則只有  
一二大臣足以做得國事何以置臺閣為哉然而此  
莫非居臺閣者多非其人至於如臣等輩苟充忝居  
無以見信取重之致淡望亟先斥去臣職自今以後  
另擇一代人望列置臺閣依 祖宗朝故事信任而  
重待之觀其所言果出公議毋靳 聽納快賜施行

則臺地復重國事可成矣廷達畢後仍為退伏 答曰  
朱益桓事何如諸臣以次陳達右議政李健命曰益  
桓事雖曰無情論其罪犯甚重且其邊防所係後弊  
所關誠有如臺臣所達恐不可不從諸臣之言略同  
答曰兩事皆當稟于 大朝而處之耳

請李星煥罷職洪俊人金致久裴昌道等令攸  
司分輕重科罪達辭

禮曰父母有疾琴瑟不御臣之於君一也見今 兩  
殿患候彌重藥院移直大小焦遑此政臣子行不翔  
笑不矧之時而今番新恩唱榜後張樂遊街者甚多

退漁堂遺稿卷之七終  
其中文科壯元人李星煥武科人洪俊人金致久衰  
昌道等卽臣所聞覩者也星煥則以京華士族其所  
自飭宐非無識武人之比至於俊人則雖曰賤孽其  
親在苦塊其身有衰經尤豈動樂之時而乃爲此敗  
禮傷俗之舉觀聽所及莫不駭詫此而置之則將無  
以嚴禮防而正風教請典籍李星煥罷職洪俊人金  
致久衰昌道等令攸司囚禁分輕重科罪

退漁堂遺稿卷之七終

先王考遺稿詩疏達辭總略下篇再從氏石堂公  
嘗手自編摩其宰間韶也將授梓而未及果還以  
復吾先君子曰文集之傳於後不在卷帙多寡詩  
可以見性情文可以關世教如是而已矣故愈簡  
而不爲少也况府君名德之垂範來世顧亦何待  
乎咳唾之餘乎先君子是其言及不肖守郡咸陽  
始乃舉以與諸劄劄氏一遵舊選三杏而止蓋惟  
家庭遺意是卒小子何敢與焉嗚呼我王考以學  
術名節受知明主砥礪一世而早歲歛退言議  
志業一未展布且未嘗屑意爲著述緒言之槩見

又寂寥如是是固子孫之所深恨而世之尚論者亦必有感慨於斯者矣雖然後之人其尚因是玩繹以之想像興慕於文字之外則是編雖無多庶幾傳示彌久永為不泯之書也歟嗚呼此先君子與不肖輩所望於今與後也謹並識其槩附見于卷末歲乙丑仲夏不肖孫相穆謹書

中

近海通和

又寂寥如是是固子孫之序及行世之命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top left corner, including the word "Antiquarian" and other illegible characters.

下花田筑國

Handwritten notes at the bottom of the left page.

